

王公文集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三

記

故叅政胡公祠堂記

統五年夏四月某日致福建叅政事廣德胡公卒卜宅
兆於井亭峯東黃姥嶺之原即地構祠以祇奉祀事既成
其子英袞經走京師謀名公誌刻以歸奠繫牲有石屬于
為記俾後之奉祀者有所徵也予謝燕陋不獲命惟胡公
遠有代序自宋安定先生諱瑗教授蘇湖家泰之如皋後
徙寧國復徙桐川之東冲代有聞人至菊隱公諱士通
跡弗仕公諱虞字致恭菊隱之長子也年十二而孤母



身力問學大有攸進母歿號慟致瘠廬于墓者三
初升太學擢工科給事中居職蹇諤有諍臣風節攝
司事懋著忠亮簡在 宸衷 仁廟紹統陞交趾按察
事尋以位不稱德留公總臺憲未行進拜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大振風紀疏條寃滯持三尺無所低仰激揚糾覈直
言無忌蒙 恩賜誥追贈祖父如公官大母及母皆為游
人出為福建叅政拊安孤老剪鉏強猾濬福州城河以通
舟楫至今人賴其便正統改元盈秩至京陳詞乞骸骨
上俞其請遂以所居官致仕公有材略尚氣節賙人之急
出貸力猶棄秕稗務道德猶嗜芻豢嘗奉
命入蜀取材見貧民親喪不舉諭令儉葬多助給之建伏

波將軍祠程明道先生道南堂以敦風俗晚年惟以睦宗
戚娛賓友課子姓為事一旦遘疾且革神色不亂手書二
詩呼諸子示戒而卒嗚呼公以深淳之行乘時奮庸駁歷
中外懋著嘉績宜其生致顯褒歿垂令聞而又篤生克子
以承厥宗可謂濟美矣宜畀以詩詩曰

胡氏大家烏奕繁衍德積而昌及公斯顯始居侍從喉舌
是司屢疏論建受知于時擢摠臺憲風裁聿肆出莅閩
式靖以治既老而休益礪晚節進退以道是謂明哲濇
永逝寔維考終爰卜幽宅黃姥之東山有松栢是度是
迺聖迺棘作廟奕奕孝孫來享卽盛巨銅陟降堂上

正統四年三月初一日

皇上將臨軒策試禮部所進士百人是日以頒降

德音詔移次日及日

上御奉天殿策以六經治道之要將親覽焉讀卷官自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而下十有二人提調等官自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胡濙而下二十有六人各共乃事惟謹其進士哀然舉首各陳所見以對揚 宏休而謙與四明章繪預焉明日各詣國學領進士巾袍履笏始釋褐又明日

皇上袞冕御正殿廷設鹵簿百官朝服侍班鴻臚臣引進

士至廷陞傳名放榜時洞庭施槃魁天下士謙第三人賜進士及第繪第二甲前列進士出身明日賜狀元進士朝服冠帶楮幣有差勅光祿具饔饌賜宴禮部 命太師英國公張輔主宴讀卷等官咸在焉寔月之初五日也明日拜表謝恩又明日乃詣國學舍菜先師禮成而釋服時進士皆天下俊造攸萃旅寓京師惟繪以貧富徙實家安寔門外宴之夕霑醉而歸鄉閭好事者榮之為肖其貌於畫素繪善其狀之酷似且有警也裝褫成卷題曰瓊林宴歸以謙同年屬記其事謙仰惟

聖朝之待士禮意至厚恩榮至渥夫豈衰其寵靈哉

不惕然思竭報稱於所施乎謙觀是圖知繪之圖
矣何也蓋士之績學未出窮經考古監前人己行之迹
不喜其成而憤其敗賢者樂與之齊不肖者羞與之齒吾
苟得時行道必為此不為彼此恒志也及一旦遭際
聖明踐歷亨衢確然不易厥志者固多然圍於榮利日負
而月忘之以至於萎蕪者亦有之矣繪用是大憇左右是
圖莅政之際時展而閱之必曰

皇上優待我者若是繪宜如何報也以此自警則必為此
不為彼之志惕然常存非榮利所得而易予知其勛名德
業將與古名臣埒上不忘殊遇下不負科名必矣苟謂是
圖將以誇示於人人是豈知繪者哉繪字尚素今主冬官

水曹事有聲其以斯宴曰瓊林者宋每宴進士於瓊林
蓋仍世傳之舊云

重修豫讓橋記

距趙城南幾十里水自東山來橫亘於道古有橋架水上
以濟行旅即戰國義士豫讓死所也代久傾圮於水累
經是者咸病焉知縣事吳橋何君友聞於正統辛酉由
士出宰於斯興踣起廢有為有守歲甲子秋八月嘗出
行至水涘爰仰遺烈惕然懷感乃稅駕諭父老曰若知
豫讓之所以義乎昔臣事智伯感其國士之遇及智
趙襄子所滅壤地三分家無噍類而讓以死報之快

侯襄子出而圖之復被覺獲竟斬其空衣而死屢什
畧不少變雖未得扼其喉堪其胃而一念之加于襄子
固已盡矣此其義何如也讓既死於此橋其靈爽將不
依於此橋乎今類缺斷壞民病于涉無讓猶將舉焉矧有
讓之烈乎昔南國愛甘棠不忍伐以召伯生憇於此故也
則夫死於此者能不加愛而忍視其廢乎大義耿耿誠足
為美質事人之法吾將表其跡以風厲吾民也爾謂何
父老咸稽顙曰諾於是首捐俸資哀輿情所樂助計得錢
若干緡乃募工甃橋以石中券水竇上隆旁救廣二丈長
倍之高一丈五尺為祠堂橋西以妥其靈費不在官役

及民喻月功以成告是年冬君朝會京師過子家屬記其
善予以君一舉得三善焉夫追復古跡俾前人之遺烈以
彰義之發也俾行旅之濟涉以便惠之及也俾斯民之趨
向以勸仁之推也一舉而三善具可謂能知為政不有過
於鄭僑也歟代之理人者非法令所急不皆加之意君獨
急法令所緩若此非賢而有才殆將有不暇也君在壬
癸交歲嘗脩建中鎮伏羲媧皇三廟又嘗脩宣聖廟以
城墉壇墠固不完固其規畫率類此務民義敬鬼神君
之矣因併記之以告於後之人

不終歲之勤以為廩庾之積絲粟之儲
郡邑而不以為多者利之所在故也至於墨饑不可以
食寒不可以為衣而宋靜春劉先生之家乃聚書千卷
為墨莊若與田疇之富者爭雄迨及後人宣泰居新塗
罔復能脩其業而不少墜不已迂乎殊不知田之多者人
力或有不齊旱澇蝗蝻或有不時則秋成之獲也失望而
况厚藏者大盜之餌沃壤者勢家之資苟子孫孱弱而不
能守之以義其不轉為他人之有者鮮矣故當靜春之時
其富埒封君固不知其幾家今能保其舊莊而獨存者果
何人也而惟先生之莊無人力之擾旱澇蝗蝻之虞無大
盜之窺勢家之欲而子孫緝遺編理陳帙致使其墨越數
百載而無恙其所獲果孰少而就多耶然莊之所以無恙
由畊者之相仍也聞宣泰之曾祖伯昂嘗畊乎是而得河
南文學祖永誠繼起而畊之父與壽復起而畊之今之畊
則宣泰也朝畊以舌暮畊以筆以精神為耒鍤以心思為
耰鋤墾其荒蕪芸其稂莠而義理之生森然日以滋長宣
泰獲而有之含咀其英華佩服其仁義則世之膏梁文
舉不足以動乎其中矣楊子曰耕道而得道其斯之謂
由是而知宣泰所獲於墨者固已歛諸方寸而為子孫
耕夫豈不又有餘地也哉茲宣泰來游京師徵言為記
故為舉其異於以田為莊者以告他日倘得兩湖

貴州都司龍里衛指揮使鳳陽儲君廷用嘗即所治之
構為燕息之所顏其眉曰愚菴徵言為記予惟天之賦於
人者曰仁曰義曰禮曰智謂之四德而人所同有者也全
而盡之則為聖為賢否則反是至若愚者智不足而慙有
餘蔽於氣稟之偏者也廷用卓犖有為教詩說禮志希聖
賢之道其肯以愚自居哉矧受 朝廷分閫之寄雄鎮一
方出提戎旅則運機決策開闔若神坐守疆圉則休兵解
民寧謐按堵又非愚者之所能也以是名菴厥義何居予
嘗思柳宗元之序愚溪有曰甯武子愚不可及智而愚者
也顏子不違如愚睿而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然則廷用

其可謂之真愚哉夫釣聲以鈎譽鼓力以射利智者以
為巧而愚者拙於是也奔競以冒險狡獪以欺天智者以
為長而愚者短於是也是智也乃穿鑿私智非吾所謂天
賦之德也是愚也乃顏甯之愚非吾所謂氣稟之偏也廷
用之愚其在於是乎然猶未也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
愚老聃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愚而至是則於聖賢之道
幾矣予亦世之所謂愚者因記廷用之菴也遂書此以
勉焉

重建陽春橋記

昆陵東南大郡也統邑凡四而無錫為大邑有水貫

以通餽餉者也今作石梁跨河上曰陽春橋
之俗曰跨塘按錫山誌陽春門外初無橋有路自顧橋
門出下塘達景雲泰伯垂慶延祥四鄉至元末偽吳據
江重築錫城而偏門廢洪武戊辰邑民黃龔等始於門
數百步許架木為之燥濕迭更木易朽腐蕪水勢衝壑
雨震陵橋不能支歷載以來踵葺踵涉者告病焉正統
初永嘉項侯米宰是邑見而憫之欲甃以石以始至而未
暇也適冬官亞卿廬陵周公巡撫畿甸及境顧謂侯曰是
橋當水路之衝飛檣走筆者畢集於是夾岸而居者斷斷
然不持四鄉之民所由出入也傾圮若是可不圖所以堅
久者哉侯曰唯此吾志也乃率邑丞王鄭主簿鄴各捐

資倡之士民慕義樂助者翕然遂命耆宿馮伯全等董
事鳩工伐石革故鼎新興役於正統丁巳 月日畢工於
戊午 月日費緡錢若干石甃若干相距若干尺其崇若
干脩若干上夾欄檻可以馳方軌下趺斗門可以通千石
舟由是川行者如履平地不復知有一水之隔矣衆感侯
之惠咸欲書其事於石屬言為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
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政王道之攸繫也
君之莅錫邑以仁厚存心均徭薄賦省身絮已無非豈
之化而又能成亞卿之美興百世之利作橋梁以濟
王道之端仁者之心於是有徵焉可謂急所先務而

其科之似自也君名任字如僉發身名科有學
當遷遷引年而退君子與其不媿古人云

慎軒記

松江宋君孟顯居華亭南梁闢一室度圖史其中為藏
所扁曰慎軒去年冬挈其子潛來遊京師未幾治任將
翰林檢討錢君原溥與孟顯有鄉好而雅重其為人乃于
永嘉謝廷循甫圖其所謂慎軒者而屬記於予以贈予嘗
思之人之一身所以運用乎四體者心也所以管攝乎一
心者慎也慎也者豈非脩身之要乎夫事物之來也紛紜
膠輳畢集吾前苟不接之以慎其不為之誘奪於中也者
幾希是以君子所遇雖有險夷而險夷一致其慎所居

有隱顯而隱顯一致其慎慎而若是則中有主不可得
誘奪矣蓋險者畏途也夫人而知慎之惟不忽於夷則無
適而不慎矣詩曰用戒不虞是已顯者明處也夫人而能
慎之惟不忽於隱則無時而不慎矣詩曰不媿屋漏是已
然無適無時而不致其慎固為美矣使或有初而鮮終不
何益哉故昔皐陶陳謨必舉慎厥身修思永為言慎而思
永則修身之道備而天下國家之本立矣孟顯讀聖賢
書侗儻而尚義言無妄吐行無非踐窮躬若臨淵履水
恐陷墜也故名軒以慎而自警焉則於險夷隱顯其必
所用力矣予恐其慎於始而或忽於終也故重以是

不在於是乎此固翰檢之意予特申而記之也

巴湖草堂記

崑山徐公孝氏嘗誅茅結屋以居居之南二里許有湖曰巴城因扁其居曰巴湖草堂主客主事夏君存良其鄉契也為之請記於予且曰巴城邑之巨浸也望之鬱然有秦柘蒲柳之陰就之粲然有菱芡芙蓉之榮近湖皆沃壤曠夷宜稼穡湖水以灌之歲入恒倍公孝朝出耕暮歸輒偃仰是堂樵歌漁唱之往還烟策雨笠之出沒渚禽林鳥之翔翥皆在堂外而為公孝所有又其麻桑足以衣秬稻足以食果蔬足以實豆籩魚鱉雞豚足以備鼎俎凡可以贖其生者皆無事於他求公孝居而樂焉客至則擊鮮呼酒以適其適酒酣浩歌杜子美卜居之篇蓋將自附於浣花滄浪之勝者也幸一言以記之予惟君子得遂隱處之樂者必在於治平之時康衢之老出作入息而不知帝力者有唐堯之在上也子美以文章名海內然遭天寶安史之亂干戈播遷殆無寧歲雖營堂於成都然居未三載而公梓及閬復居成都居未一載竟卜戎渝而出岷矣堂之設也噫誰歎葺之公孝際

聖朝明盛之時四海寧謐里無桴鼓之警門無追呼之虞而迹無轉徙之虞日與田夫野老優游逸豫以暢叙其適之懷則子美之不能得者而今得之詎非公孝之

漢國自若也一得子美遂流聞至今而名益彰也
巴城之湖亦自若也今其美既專於公孝矣則巴湖之
將不因公孝而有聞於後世乎公孝抱德不試其清節
操賢於人也遠矣尚恬然自守毋使外誘得以奪之而輕
於去就可焉不然吾恐草堂之靈得以移文而拒之矣遂
不辭而為記

處夢軒記

聖朝勛貴大臣鎮遠侯顧公有冢嗣曰維周別號雪坡整
敏英偉博涉經史攻翰墨喜吟咏畧無紕綺之習雖然主
組之器廟堂之具也予雅重之而樂與之游暇日嘗過其
第坐余軒中圖書四壁脩廣不踰尋丈睹其楹間扁曰處

夢予疑而問之雪坡曰人之處乎世殆若處乎夢也予
生於貴陽比長寓於桂林尋移家金陵今又居於金臺
其間憂喜相仍聚散靡定曾然而迷茫然而失條往條來
而不可把玩以今思之曷異莊生之蝶淳子之蟻而鄙
之庶哉抑豈特予為然彼微之為草木舒翹吐英非不
郁可愛及其凋謝漸盡則向之可愛者非夢乎巨之為
河奔濤激浪非不瀕洞可愕及其風恬水落則向之可
者非夢乎高之為山烟雲之興方彌滿岩谷而忽泯於
迹也則向之興者非夢乎大之為天雷電之作震耀宇
而忽寂於無聲也則向之作者非夢乎故以今日觀

往而知往之為夢後之視今惡知今之不為夢
之有形者皆有變也皆有變則皆為夢矣雖天地且然
况於予乎予用是視處斯世若一大夢焉吾子以為何
予曰噫卓矣哉雪坡之見也人生百年瞬息其忻戚得
倚伏去留紛出於吾前也皆非吾之所有也徂於造物
知其然而然也彼昧者不知出此汨汨然營營然務求
其所欲勞其形以殫其生孰能以夢處之若雪坡者乎若
雪坡可謂達觀之士矣雖然非吾所有者不可不以夢
之吾所有者不可以夢處之也苟吾所有者而亦處之
夢不幾於老莊之虛無釋氏之寂滅乎吾所有者何性
是性也具於吾心蘊之則為德行之則為道建之則為

業昔孔子於富且貴也視如浮雲浮雲者夢之類也及其
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則恒夢見周公焉周公之道何道
也即吾心所具之性也周公盡之故能參天地贊化育道
行於當時澤覃於後世此孔子所為拳拳也雪坡生
熙洽之朝荷纘承之託行將珥金貂襲茅土以翊佐
皇明之運其以所蘊建為事業必矣尚惟孔子之道是
是行寤寐之間夢見周公則策勳樹績隱然為國名
而不媿乎聖賢之徒矣詎非善於處夢者乎雪坡忻然
吾子規我以道敢不龜勉從事幸為述之以記斯軒之

於是乎書

椿桂之堂堂之內外男女衣冠秩秩如也予驗其人君
此予家慶之圖也堂之上衣緋橫金坐於左者大父憲使
復菴府君也衣綠繡翟坐於右者大母夫人王氏也左立
侍者長伯父宗吉隱居不仕者也右立侍者姑梁氏喪夫
守節蒙 恩旌表者也西軒之內坐而對奕者二伯父宗
儀舉賢良三伯父宗會為給事者也堂階之東倚屏坐而
鼓琴者四伯父宗止右春坊右司諫坐而聽琴者五伯父
宗幹縣令也堂階之西坐而觀畫者六伯父宗常縣令立
而觀畫者于先父宗仁縣令也先父在時偕諸伯父奉侍
大父母於一堂之上天倫之樂友愛之情藹然可掬鄉人

慕之相與名其堂曰椿桂蓋取馮道贈竇禹鈞詩語也
父繪而為圖藏於家歲久朽敗長兄砭懼遂湮泯以書
彌使更新之而是圖用成敢干一言為記嘗觀世之名宦
右族聞於先者有矣後之子孫不能以皆盛感者有矣不
能以皆賢此豈人力所能為哉天也聞諸梁氏系出宋
克家其家溧陽自封縉雲侯汝嘉始後有克昌子居簡
為示漢王郡馬奕世載德簪紱相繼深培厚積慶源綿
故復菴起而承之以儒業奮身自縣令擢憲使廉能之
著于官惠愛之澤及於民篤生七子一女兩居侍近
無壁之輝三宰百里昂然鼎足之峙一則侍

非上天儲祥委社鍾於德門豈能致如是之盛且賢
復菴壽踰九十而諸昆令名燁然中外靈椿之老丹桂
芳信不讓於古矣昔荀季和有才子八人時號八龍以
古之元凱節婦女子也毅然有丈夫志厠伯仲間雖謂
梁炎八龍可也今也椿桂驚秋俱已凋謝礪以高材實
克世其家然而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梁氏歟椿桂之茂
蓋無窮也遂書此為後徵云

湖山清趣記

浴於大河衛戶侯周大昌氏河南固始人也繼承世勛以
有禱位雖居武弁雅志詩書嘗作別墅於城西擅林壑

勝其北若青芙蓉萬朵猷秀凡席之上則有鉢池之山焉
其間若鉛光一鏡浸淫欄檻之外則有西湖之水焉大用
每以治事之隙則載酒約朋往遊其中或哦詩鼓琴投壺
博奕以適其適前顧後盼但見草木之葱蘢禽鳥之和鳴
樵歌漁唱之往來野馬紅塵之不及恍然如度弱水居
瀛不知身在人間世也其為趣也不既清乎因題其別
之楹曰湖山清趣大用以董漕至京謁余求記惟夫趣
清者由心清也心清斯趣清矣人心本清也然多役志
物欲溺情於富貴而汨沒於聲利縱處埃壘之表豈
其區氣之懷乎惟君子之心湛如水之無波空如

居城市之煩其清自若况即境之清乎以清心則
趣之發有不可云諭者夫大用其有得於斯乎抑聞之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大用之清趣在於湖與山也因
有合於仁知之心矣矧大用以久勞於外今年請以子代
謝事而歸退將佚老於是茲歸也咲傲泉石之間採美的
鮮怡情高尚所謂知者之樂仁者之壽將不兼有之乎他
日倘得如君休官南下道過淮壘訪君別墅分風月於平
榻清趣之妙其亦肯以告我否也姑為記以俟之

南安府重脩廟學記

學校王政之本也君子欲化民成俗必由于學故古之王
者建學居民以教學為先務觀諸家塾黨庠遂叙國學之

設可知矣自胡元入中國教夷俗壞聖道榛塞肆

國家誕啓文運四方萬里海隅塞徼莫不建學立師以迪
民彝作士氣迄今治平幾百年風俗還醇賢才足用蓋已
追復隆古之盛矣然而奉宣教化作新學事則有賴於守
令焉及觀郡國之間民俗有美有惡士風有盛有衰相
倍蓰不啻何哉良由為守令者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
視為簿書所不責漫不加省以致然也若南安郡守金
伯玉其知祇順者乎南安舊有學歲久屋敝景泰三年
公受命來知郡事甫下車祇謁孔子廟顧瞻殿廡荒頽
足揭虔妥靈堂舍傾圮弗足講學行禮以為端本

友及郡縣慕義者咸樂助之於是鳩工庀材並手
殿講堂饌廳門廡以次完告杜偉閣耀煥然改觀自經
至落成以月計者若干何其用心勤而成功速也公述
來朝微言為記將勒石以示久遠予聞君子之治民也有
政有教政則導民使不為惡教則化民使入於善也教民
必始于學而學有儒師之教為之守者蓋亦提撕策厲而
已公治南安首新學校以策厲多士將成善教以為善政
之本焉其視文翁之治蜀韓子之治潮誠不異也諸士子
絃歌俎豆辯謀於其間可不勉於學乎學之為道在窮經
考古而經者堯舜姬孔之道所由寓也於此講求佩服得
於心而守於身使才之成皆能任天下國家之事而無難

德之立皆能臨禍福死生而不變則士氣自茲而盛風俗
自是而美一郡之人咸歸於道德禮義之域而治功成矣
夫如是則居於是者不惟不負 國家建學之意抑亦不
負賢守脩學之意苟徒誇記覽騁文辭以釣名干祿而已
是豈上之所望哉故為記之以告其郡人且以為他郡勸

順齋記

天地之道萬物之理順而已矣在易有之震上坤下其
為豫震動坤順有動而和順之象故其彖傳有曰天地
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民服予嘗求其說矣日月之行景長極於南陸短極於

則變異生之矣經正於上而庶民興善於下是以刑清
民服何則順乎理也使理有不順則乖戾及之矣在天
聖人非順且猶不可况乎君子之身其可外順以為動乎
順之為道率性而已夫喜怒哀樂未發性也發皆中節則
謂之和和者順之至也是故天下之大日用之繁物之所
接輕重長短至不齊也身之所遇休咎通塞至不一也要
皆以順處之雖大行無所加不可枉道以從人也雖窮居
無所損不可違道以干譽也安分而樂天行法以俟命是
以其心休休無入不自得使或鑿智以自私逆理而妄作
是猶卻步求前倒植求茂烏能有所達哉古之聖賢大行

者有若大舜伊尹傳說周公者矣窮居者有若仲尼子淵
者矣觀其漁于澤耕于野築于岩而不以為辱君天下相
天子而不以為榮烈風雷雨而不以為變跋胡蹙尾而不
以為戚畏于匡厄于陳蔡居于陋巷而不以為憂非類
至順奚能無適不安若此哉故所接雖不齊而順之則齊
所遇雖不一而順之則一非順之齊一也道齊一也是則
君子之順動可不以聖賢之道自勉乎禮部右侍郎兼
春坊左庶子餘杭鄒公宗盛嘗讀程子所作動箴而有
於順理則裕之旨頹其室曰順齋而屬予記予以與公
遊應天府庠知公為深蓋公為前詹事府少詹事

仁廟光在青宮遣公讀書京庠 諭之曰用心學
用汝比文敏公歿 上特命有司營墓建祠春秋祀以
牢公感 朝廷期待在於續承先業奮然肆力經史志
魏科仰副 恩意宣德中貴游子弟援例入國學以規
取咸謂得計獨公不願務學益顯果於正統戊午領鄉選
明年登進士第觀政兵部大司馬薨公素知重公薦授職
方主事精敏有為東操禦介門無私謁俄轉員外遷郎
尋擢亞卿進令秩清德雅望為時名臣其於動箴之言深
有取焉者良由其平日動必以順而無一毫外慕之私者
也制行之美學術之正於天地聖賢之道可謂無愧矣嗟
夫 玉音在耳世德彌存而公佩服續承一惟理焉是順
其於 君恩親德又何負乎君子登公斯齋觀公斯名足
以知公之所養矣是為記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四

記

環溪清趣記

去新喻邑東百里有谿曰梢溪水自葛嶺百丈仙峯而東流數十里匯為一湖復溢流而東入于清江程氏潛築之居正據湖上門對仙峰翠色森然可掬水勢縈迴環屋趾臨水面山有幽絕之勝每溪流遇雨烟霏盡歛波嵐影掩映澄澈漁歌樵唱之往還錦鱗白鳥之飛躍潛視之意趣為之清焉因扁其居曰環溪清趣頃來京師予文以記余以謂天下之物至清者莫喻於水觀其

之久而清之本體固自若矣人之一心虛靈不昧萬理
備不異水之清也彼仁義枯亡天真斷喪者清何自而
哉殊不知為私意之所蔽利欲之所昏耳使存養之久則
清之本體固自若焉君子知心之誘於物也於是已私務
克天理務明以清其心心既清則意趣之發尚何往而不
清哉潛鱗居占梢溪之勝環溪之間無非清境即其境之
清有會夫心之清而清趣發焉於是箴脩容與悠然自得
則誦詩讀書耕道獵德莫匪清之資也援毫鼓琴投壺博
奕莫匪清之宣也把竿弄舟枕流漱石盟鷗放鶴採芹種
蓮莫匪清之適也心遊鴻濛之外志超埃壘之表查滓
之消融邪穢為之蕩滌其意趣之清何如哉雖然外以清
感則內以清應斯固潛鱗之賢矣然猶有待於外焉使
是溪吾之趣將有所不清乎要必環是溪清如是之市朝
亦如是不以境遷不以物變然後私無所容而清無所
德豈不益造於成乎潛鱗詳雅好文好為江湖之遊子
其出或異乎其居也故終之以恒清之說潛鱗其亦有
於吾言矣乎遂為之記

江山好處亭記

太平為郡在南京之南百里之遠右枕長江有山焉曰
石有磯焉曰牛渚江自西南來合湘沅漢沔之水

蟻眉舊嘗為亭磯上以占其勝矣去蟻眉之左下坡數
地勢頗卑而坦夷幽曠山益近而奇江益近而駛其地亦
勝有非蟻眉所得而擅者舊亦為亭於此名江山好處元
監府弘吉刺氏易名觀瀾歲久傾毀景泰三年豐城李倅
若虛來守是邦政平訟理民安物阜嘗考尋遺跡以為是
亭乃郡之絕景自昔騷人韻士若溫喬袁宏謝尚李白崔
宗之諸賢皆嘗於此登眺而吟嘯者也豈惟政餘吾輩可
以藉是消煩而釋意邦人歲時亦得以遂遊觀之樂也容
可坐視其廢乎乃捐俸貲為倡命廣濟寺僧脩惠募材董
建亭成太守與客携酒肴登而落之僥亭遠望則烟嵐之

杳靄雲濤之洶湧風帆沙鳥之往來長鯨巨鼉之出没仙
梵之廬漁樵之居舉接於欄檻之外千態萬貌景象無窮
有以使人心開目明神爽飛越於是揚袂引觴曰樂哉斯
亭因復其名曰江山好處屬記於予予以謂花鳥本平時
可娛之物也然感時恨別者見之適足以驚心而濺淚即
之江山信可樂矣使為守者化未能敷於下為民者政未
能安於上外有責於人內有愧於己則登斯亭也觸物
懷無非悲傷感慨之境孰見其為可樂哉今太守涵煦
養措斯民於衽席而民親愛之不翅父母上下之間心
意洽蓋無遠而非可樂者况目當江山之好處哉

人之一心本高明也而每溺於汙下者私意蔽之耳誠
撤其所蔽則人欲淨盡天理昭晰其脫凡近以遊高明
有不期然而然者焉然理欲混淆要必博學審問以廣所
聞所聞既廣則理無不窮知無不致而理欲判然矣於是
恭敬奉持尊其所聞一惟天理是循得不進高明之域乎
且夫學者之所欲聞者何聖賢之道也聖賢往矣而道亞
乎聞然其精神心術寓於典籍抑亦即其典籍以求之耳
典籍乃經傳子史百家之言積之充棟載之汗牛其於道
德性命之原禮樂刑政之本脩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
危之故靡不具載于焉講誦而通悉之所聞得不博乎

貴乎能博而尤貴乎能尊不博以求之則淺狹固陋無以
通古今而達事變不尊而守之則泛濫支離無以體諸
而造夫用博聞而至於能尊則道在我矣在我者重則在
外者輕天下之物舉不足以動天性之真煥然呈露其
大光明也為何如哉在易有之艮上乾下其卦為大畜
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茲非尊其所聞之
乎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茲非高明之謂乎聖賢之
不外乎是而已矣曾子守約動求諸身而曰尊其所聞
高明矣宜其獨傳聖人一貫之妙至漢董子又引是為
帝者此其所以為漢之醇儒也歟朝鮮任元濟子

之道者夫以使其事利儀

天朝以予嘗使臨其國也謁文為記予聞子深以明經鄉書擢甲科第一人仕至其國典農少尹文章名於時才德見於用能尊所聞之成效歟尊而不懈其進未可量也嗟夫 國家詩書禮樂之化洽於四表而朝鮮越在海東不亦漸溉尤深故其士君子皆彬彬好學窮理盡性不畔聖賢之道若子深者焉是誠可尚也已故不辭而為之記為子深者尚若董子其亦以是而道其君也哉

狎鷗亭記

朝鮮王城之南十數里有水曰漢江其源出自金剛五臺二山而會為長江西流以入於海予昔奉

詔往使其國嘗至江上登樓讌詠又放舟江中泝沿為樂見其涯岸弘闊波濤浩渺風帆往來沙鳥上下襟懷軒豁景趣無窮恍若置身滄海漢河之間而忘其身之寓於東方也別來數載每遐想江皋風致未嘗不神俱往也天順改元之冬朝鮮吏曹判書韓君名澹者承其國命來陳封事君舊闢別墅於漢江之濱構亭其間而未之名也以余嘗駐節經遊知其勝槩俾來問名於余因徵言以記余名之曰狎鷗而復之曰鷗水鳥之間者也滅沒江海之中飛翔洲嶼之上非人可畜之物也而胡為能狎之乎然

所舉矣期而後集鳥之見樂者如此故海翁且之

下以其發動也惟無幾心則鷗自相親而可狎矣
至之儀度秀偉仕於藩國善甄別公明之才使於

天朝謹服順敬畏之禮則還國也柄用方隆何暇鷗之
乎不知萬物之情必無幾心而後相感萬事之理必無
心而後相成不可使有一毫私意寓焉幾心誠無矣則
於朝也人莫不樂與之親登斯亭也鷗莫不間與之狎
於富貴利祿固將漠然無所繫於己豈非道之高者乎
以是名蓋亦宜也昔宋韓魏忠獻公亦嘗名亭以狎鷗
陽文忠公贈詩有曰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
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忠獻得詩喜曰永叔
知我夷夏雖不同而人心則同古今雖有異而吾道不異

故予之望於君者殆亦若是不知君之心謂予為能知
倘以為知則幸以斯言揭諸亭中以為記

西村耕隱記

去浦城縣西五里許有里曰上相里邑人李君公器世
焉公器有屋數十楹環植以竹背負羣山岡巒起伏而
大溪水勢縈迴溪之南則有夢筆之峯西石之山以相
帶溪左右皆民居相接雞犬相聞蔚然成村公器有田
百畝於斯土皆膏腴公器恒負耒躬畊其間視世之榮
泊如也公器居而樂焉因以西村耕隱自號頃者其女
之夫潘君廷瑞被醫學訓科之薦來京受職乃為

子業文思瞻逸予與之朝夕講明麗澤之好甚洽也自
侍父滿秩去遂爾乖違逮今幾二十稔以其所素得而
蓄之久意其志於繼述將必奮身科第接武身衢以出效
世用顧乃違吾所望遁跡谿山從老農學稼以自附於沮
溺之徒豈其然哉徐而思之則知古之賢人君子間居之
際未嘗無所事也若古望之事於漁百里奚之事於牧買
臣之事於樵而畊則伊尹之所事者也當其有所事也身
固隱矣一聘於成湯獵于西伯贖於秦穆舉於漢武則
皆釋襜褌棄綸竿却鞭笠捐柯斧幡然而起嬰軒冕之榮
服文繡之華論道經邦以佐成霸王之業功著當時澤

世四視叢時則渭水漁翁虞原牧豎稽山樵叟而莘野
之農夫也是豈終於隱耶公器智不足以營商賈巧不足
以為工技其所守者先君子之田廬也匪事於耕將曷事
乎於是春而舉趾夏而耘籽以服勤於南畝之間耕輟則
取先君子所遺之書細讀熟玩以樂堯舜之道秋而刈
稂其所入于以脩甘旨之養奉賓祭之需皆可以無求於
外而自足時不我用則藏器以養晦時乎我用則行道
濟時卷舒屈伸惟時是視公器之志寧不在於斯乎由
言之則公器之所謂隱蓋所以基乎顯也於古之賢人
子之所存殆同一轍矣遂書以記之廷瑞歸試以公

廣東左布政使臨海侯公仲勳其先君子樂菴先生之
也莖于城東白竹山之原宰木已拱矣景泰己亥春基
之中有竹焉忽發一筍挺然秀出初不知其為竒也及夫
枯籜乍解嫩葉始敷數節之後則岐為二枝偕榮並奮于
霄直上見者驚訝于是咸以為異焉曰此侯氏之瑞也因
名其墓菴曰瑞竹之菴頃者方伯丁振起復來朝京師乃
以是徵言為記予聞之曰昔者欲將至有闕必先天降時
雨山川出雲是則有瑞之來未有有其兆而無其應者也
侯氏之瑞不生于他所而生于其親訖體之墟非其世澤
所積之厚而靈秀之發自不能已歟不鍾于他卉而鍾于
歲寒之節非其子孫之生既盛且賢而物之同德者感景
氣而先兆歟是竹也不著乎他異而著乎兩岐之美非其
家兄弟之合夫婦好合無乖戾之風而象之有見于物歟
信佳瑞也夫德者無形之理蘊于中而難見者也理既著
則雖不求天知而天自知之必假夫有形之物出奇效異
以彰顯之而使之易見焉故韓昌黎作董召南之詩謂
孝友之行惟有天知而為之生祥下瑞焉此之謂也方伯
以明經登第為名進士拜刑科給事中為良侍從擢參
藩再擢今秩為賢方伯德之修于身刑于家而施于民
已無不盡以故上天生祥下瑞假其墓林之竹以彰

傑立抑同是竹之駢茂者矣遂不辭而記之

唐張中丞廟肇祀記

常之無錫縣西錫山之麓舊有唐御史中丞張公廟一區
廟之前有泉一泓乃宋崇寧間道士盧至柔所鑿丹篆
繁甃而為井假公之神以主之凡有疾疫禱公請泉飲
不愈代著靈異具有顯跡錫民錢守常謂公生能捐軀
國沒能禦患救民考諸祭法能禦大菑捍大患則在祀典
之義合鄉者白于有司以為公允節睢陽已有廟祀而公
同靈茲土受惠獨厚顧無報祀禮典缺然顧春秋致祭以
禮賜有司具其情達諸禮部禮部以聞

朝廷許之寔天順元年四月十六日也

命既下有司恪

遵

詔旨每遇春秋二仲身祀如儀錫民得遂所請莫不

躍躍以喜僉謂宜伐石以記其事守常爰請予言記之蓋

公諱巡鄧州南陽人登開元進士第由太子通事舍人出

為清河令調真源令安祿山反至德元載起兵雍立討賊

移守寧陵拜主客郎中河南節制副使二載賊攻睢陽

乃入城與許遠共守遷御史中丞臨機應變出奇無窮

凡十閱月前後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力竭

陷為賊所害詔贈揚州大都督宋建炎間加封忠靖王

至正間累加護國忠靖威顯洪濟景祐真君之號

東奔公曰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
江淮也于是忍死以待隣兵之掠豈料其終不救耶可
扼腕而痛恨者也及城陷見執慷慨就義視死如歸忠烈
之盛何以加諸人孰無死死而得所則雖死猶生也故
死有重于泰山公之謂矣使當時無公以扼其衝賊席卷
而南肆其克虜生靈受害可勝言哉是則蔽遮江淮保全
王室公之本心也東南之民知公之心感公之恩廟而事
之思有以報此錫山所以有是祠而肇祀于今所以不容
已也然公錫福于民愈久愈著者由公剛大之氣充塞乎
天地而不散賈徹乎古今而不泯故隨其所在有叩必應

無非一氣之感通也况錫民積誠以奉公公得不鑒其誠
而錫以福乎自是民之于神以我潔明與我犧羊而享祀
不忒則神之於民將伴雨暘以時百穀用成蕃害不生物
無與癘抑亦默佑于無窮矣斯舉也守常倡之合于禮而
務乎義可嘉也已是用記之俾後之人知祀事之所由

順聖川新城記

去宣府城西南百七十里有川曰順聖水泉流潤厥土
沃壤厥草維繇地宜畜牧自國初以來以邊兵之強
資馬力爰擇斯地廣為畜牧初城堡建室廬為處凡一
有七版惟舊矣歷歲滋久廢弛蕩然肆

李孟准至宣府經理其事時鎮守太監王受鎮

兵官武強伯楊能恭承
上命偕詣是川考求遺址議以為川之東西相去百有餘
里地界遼隔遇壑高以保障且舊堡湫隘無水亦難久居
且於川中別築大城為便迺請於 朝 詔報曰可遂相
與恪遵

睿旨度鮮原觀沅泉興築新城悉心規畫命萬全都指揮
使李顯鳩其工守備蔚州都指揮僉事趙瑜保安衛指揮
僉事焦玘董其役於是陶甓庀材雲委山積版鋪興與
手偕作惟二公軫念人力數往撫慰用是士咸感勵役不
告勞而工不待督凡為城每面相距以步計者三百有六

十城之崇以尺計者三十有二址之廣為尺二十有五其
顛為尺殺於址者八隍之深以尺計者十廣為尺三十有
五城為門三南曰永盛東曰錦雲西曰寶順門為樓十有
二楹城之中為室廬五百楹他如神祠倉庫與夫董牧
事靡不完繕經始於天順庚辰三月七日而五月某日乃
訖工僉謂宜琢石勒文以垂永久遠顧以屬謙辭不獲
乃言曰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書曰惟事事乃其
備有備無患 國家以宣府地隣漠北而兵馬為邊

務于以興仆起廢修復舊典甚盛舉也太監公以典
臣武強公以元勳世胄英名勇畧為鎮守總戎於斯

國嚴輯由是以戰則克以守則固尚何寇侮之足患哉
夫為國屏翰以水億萬年無疆之休於斯見矣古昔作
臺闕宮皆形諸詠歌以著厥美矧邊城之重者哉謙不敏
既紀其成績復系以詩其詩曰

朔方之壘為古異幽維茲宣府雄殿北陲迺命重兵乃簡
智勇咨以武強元戎是總亦有中貴來自禁庭布德宣威
邊塵肅清牧馬有川是曰順聖震驚之餘斥弛維聲

天子曰嘻宜復舊規爰命冬官汝往視之維我二公相
度地勢慮時有棘遠莫能庇以詢諸眾眾謀僉同匪舊可
仍蓋新厥墉列疏以聞

帝曰俞哉迺作崇墉當川之隈登登憑憑迺築迺削樓
既宏室廬斯拓于以圍牧馬息以蕃于以域武士嬉以安
天子神聖廟謨却顧桓桓二公匡國之步不日告成夫
固塞邊守在四夷

天子萬年

計邊亭記

國家之事以邊備為重而備邊之道以計謀為本計不
于素定而欲臨事有為伊何能及故孔子之行三軍必曰
好謀而成而孫子之著兵法必首之以始計是知自古
兵行師未有不本於計謀者也况乎在邊鄙之地統

不致窮而能犯以靖疆圉以藩

皇國可不資於計謀乎備邊固本於計謀然非明智之
弗能運也非剛健之才弗能行也故必炳物情於幾先
燭照鑑茹而不疑中肯綮於事會如矢激衡決而不滯
後兵出萬全而動無遺策矣茲非善用計謀者乎宣府大
同屹為西北要藩壤地相接以其北距沙漠也 朝廷皆
宿重兵命武將以鎮禦之至於養兵之方制敵之略又命
其憲文臣經營籌畫共集大勲誠以事莫重於邊備故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恭捧 璽書來莅塞垣宣
府大同蓋總理焉二處憲院之後各有亭一區公往來
政之隙退息是亭於邊務機宜熟思審處以求合乎至

而後行焉因扁其額曰計邊所以著其志也公負明敏之
資經濟之學廉直之操器宇魁梧襟韻高爽早以明經第
進士擢侍御史出貳臬司入長內憲撫循江右休聞聿昭
正色立 朝風稜峻整

皇上知公更事中外特達有為以為邊藩重寄惟公可任
乃召至 便殿面垂獎諭特加厚賚而遣之前此命官者
闕未聞寔異數也公佩

皇上知眷殊恩勞心焦思篤盡忠悃於邊城隘口靡不
歷道路險易虜情虛實靡不究知布德施惠興利除弊
政一新以至申練習之訓明斥候之望謹要言之

非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不出環堵之室折衝千里外者乎嗟夫謀之運也惟明智者能成之計之行也惟剛健者能決之公之才識兼備焉是宜收效之速也昔周宣中興賢臣畢輔詩人美之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不顯申伯文武是憲吉甫申伯克全文武之才者如此三代以還縉紳介冑岐為一途而文武全才世不多得乃今於公焉見之尚何媿於古哉則自今以始抒朝廷北顧之憂為萬里長城之託功存於社稷名垂於竹帛固有屬於公矣公嘗謂謙曰吾嘗名吾亭曰計遠為我記之謙不敏請以是言揭諸亭壁

宣府新建我學記

國家內自京師外及郡縣莫不建學立師選秀民為弟子員而教養之至於邊衛則未始有學也宣德中嘗建衛學矣而未之能偏也若萬全都司所統衛所凡一十有九惟都司及開平衛有學又皆以教也營子弟而有官蔭襲不與焉茲非缺典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公奉

命巡撫宣府大同總理邊務驅馳戎馬偏歷塞垣武備飭輒隆文教顧惟邊藩介冑日相尋於干戈而儒服俎之事漫不知講用致學術不明節義固識遇事難處莫其慨然以作興教育為己任乃檄宣府大同都司

一人而非學不足以養成其材而備 國家之用

之本者矣其德不亦甚盛矣乎宣府文昌祠側有隙地
可以營學公乃發羨糧積貲募工簡材命萬全都司都
揮使李顯都指揮僉事江山經理興勦始於天順辛巳四
月十七日中為堂曰申義左為齋曰時敏右為齋曰日進
為師生訓肄之所以間計者各五堂後為宅二區以處其
師以間計者各九崇垣四周高門外伉規制煥然罔有不
備以是年 月 日告成至於束修書札筆墨凡百所需
皆給於官名曰義學前刑部員外郎李衍平陽知府楊
諫官於斯聘以為師諸生來學者百二十餘人巡按監察
御史朱君鉉躬獎厲之於是是學衣冠彬彬絃誦洋洋

度之盛殆與庠序埒矣嗟夫古者文武非二道將出征受
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讖告
之制也故詩人美魯僖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
在泮獻馘此之謂也然受成獻馘莫不在學其故何耶
欲先禮義而後勇力耳後世此制久廢士皆乘時以赴功
名之會而無禮義以為之本以博陸之賢身都将相功
社稷而不學無術卒償其宗况其下者乎今公追復古制
嘉惠後學蓋武弁子弟而遊歌於斯教之以詩書文藝
文孝弟忠信之行成德達材明體適用使皆知聖賢之
君臣之義以淑其身將見其朝益暮習日改月化

不効則胡虜不足服而邊患不足殄矣此則公之所期者也繼今以往為國育才咸能以公之心為心俾是學相承而不墜遺澤之被其有窮乎是用勒諸堅珉以示於後使知是學之興自公始公名雍字永熙姑蘇人以進士起家為監察御史轉廣東按察司副使遷今秩相其成者鎮守宣府御馬監太監王公受鎮朔將軍總兵官都督同知陳公友守備長隨張公選副總兵官都督同知董公斌總理糧儲戶部郎中馬君馴也

大同新建義學記

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烝黎有生莫不各具仁義禮智

之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率而行之所謂道也然不能盡率其性而合乎道於是聖人為之裁制品節使其仁親於父子義盡於君臣禮別於夫婦智睦於兄弟信實於朋友不過教之順其道而已苟逸居無教則必肆其妄行而民性天倫皆斷喪而昏斁之矣是以古者建國君民黷學為先非可後也矧武臣子弟皆將服官政典兵戎出死力以衛國家捍疆圉使不務學則德業不脩材力不充而不知君臣之義統馭之方教之又可後乎用是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奉命巡撫大同遣備

即以教育武臣子弟為事乃相度城中隙地而建

育才之地也公嘗謂謙曰斯學之建雖創意自予至於
之所出工之所役經營區畫勞心殫力以底於完美者
有賴於總兵官彰武伯楊公焉蓋公乃穎國武襄公之猶
子將畧本於世授威名振於夷夏而又崇儒好學兼資文
武是以能急先務志與予協而成此學也蓋述之以示後
謙聞于羽舞而有苗格泮宮作而淮夷服自昔懷遠之道
必本於文德之敷而不專恃乎武力之競者也今斯學之
建文事武備交修不怠豈惟足以格服遠人于以教成將
才出為國用假以歲月其必明倫盡性德修識充皆足
以受闡外之託折衝之任則夫今日蓋蘊于櫓於禮樂

甲胄於詩書而伏至險於大順者也長顧却慮訐謏遠
志不出於一時而為經久之規不在於一身而為邊防之
計若二公者豈非以安

社稷為悅者乎由是知非公之知本達變不能以作新
學非彰武之樂道有為不能以協成公志惟二公德同
合心身形契是以謀無不臧動罔不吉其致斯學有巍
煥然之盛也不亦宜乎是用告於後人使知興初之自
順壬午四月十一日八月十五日則始訖工之年月日

丹陽新建七里橋記

成化元年秋八月某甲丹陽續口新作石橋

河馬上通京畿下通蘇松浙閩交廣凡乘傳遞使漕
職貢上于京師者舟楫往來率由於斯而珥瀆則運河
支流也水達珥村壩入於金壇溧陽之境水口舊嘗橫木
為梁以濟不通元延祐間僧祖徠易之以石材惡工監旋
就傾圮仍橫獨木於上每值霖潦暴溢或霜雪凝凍潭
為甚牽挽之夫負載之徒冒險而進者少不戒於是輒致
墜溺歲不知其幾良可憫悼縣尹蔡侯睹之惻然興嗟曰
此民患之切者而廢不見治非有司之缺失歟欲易以石
而計費浩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奉 璽書拊循畿
甸亦嘗欲建是橋而力未及侯以白于公公曰吾志也即

斥公帑羨儲白金三十兩以助厥費侯於是設法規畫積
俸貲之入致勸募之方定罰贖之科廣募財用乃庀工徒
積灰石礮礮斲砌踴鵠為趾環券為竇犬牙交錯務底堅
良以正月甲子始事閱八月而功告訖橋之修一百二尺
有奇高三十一尺有奇廣得高之半而竇之高二十五尺
上設欄楯蛟螭結制度精緻所費以億萬計由是往
者如履康莊無復墜溺之虞者矣尚書公寓書有曰茲
之成邦人歌頌都憲與邑宰之德者載路咸願刻石以
其績垂於無窮謹磨堅以俟惟橋梁之役古者每歲
損見而水涸之時則治之有民人土地之常事耳

坐視其廢而不加省劉公總憲一方能恤民病之
飲助蔡侯力任其責措置有方一毫不以勞民不數月
成此鉅功除此切患夫豈可以有司常事槩論哉昔子
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若公與侯其惠而
知為政者矣是宜書之以永邦人之思劉公名孜字顯孜
萬安人素著德望今擢南京刑部尚書蔡侯名寔字以誠
鯨川人有治劇才所行善政為多是役特其一端云

京口運河疏濬記

鎮江為郡瀕揚子江通江有河曰運河與江北瓜洲相直
凡蘇松江浙閩廣之人舟出於江者率由是徑而易達
自京口插至常郡奔牛壩一百六十餘里間地勢高隆

形淺狹止利小舟之行其漕運鉅艘與夫官民帆船俱
夏港涉大江經圖山始克有濟水道迂遠暗沙險阻不時
風濤發作輕則檣傾楫摧重則覆溺成生或遇寇盜動輒
劫害且並河之田一遭旱暵則水脉枯涸不能浸溉坐
饑斃公私病焉景泰間郡長吏欲事疏濬具疏以

聞詔巡撫工部尚書周公忱相度事宜勘計工費疏入
公以謝事去天順間總督糧儲都憲李公秉繼巡撫於
詔下覆實以行公始圖經費以舉是役尋召還朝後巡
都憲崔公恭奉

命踵至以為便國利民莫切於此遂與郡守林公

作費悉歸別於郡城減度橋增置一神用以治水
大則開牖放舟微小則閉牖車壩庶水有所蓄舟楫通
田畝沾沃永為民便所用衆材則於浙江嘉湖二郡取
徒役匠石則於蘇松常鎮四郡庀之議定乃事興勦宸材
用鳩工徒嚴期約刻日咸集分官各司其役至於規畫勸
督則身親蒞焉趨事惟勤並手偕作舉錘如雲劊土如山
其河狹者拓之淺者鑿之務底深廣使多受水其神舊則
立其崩頽補其利缺完復前規新則下木為樁實甃為基
象以灰石固以鐵鍵制度如式務底堅緻以時蓄泄常使
水與牖平不致盈縮以某年月日興役某月日役止其為
費木以株計若干石以方計若干鐵以斤計若干役以

計若干初役之興也下民頗以為勞逮今十數載間水
瀾漫非獨舟楫得涉安流賴免風濤寇盜之虞而田畝得
資浸溉大亨豐穰之利益思前人之德不置咸欲刻石
紀其績丹陽尹蔡侯寔因民之情乃具述疏濬設置顛末
屬言為記惟濬畝滄距川禹之績也自井牧溝洫之制廢
而後河渠之說興古昔能濬河道守川者史不絕書則水
為利誠為政之先務也功之鉅者其費侈利之博者其
多然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故於是役李
不卹其費志圖興舉於前而崔公不憚其勞力任其責
後則卒潰於成者崔公之功也不亦能急先務者歟

之國史書之與古能濟導者同垂名於不朽矣遂
之使刻焉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四終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五

記

富春清隱記

新淦嚴君陵岳世居邑之仁和其先洪武中以富室徙
京師故今居上新河修廢舉之業秉禮好義敦尚儒素
三人曰誠曰德曰祥皆謹飭有士行卓然樹立陵岳以其
世系蓋出於漢之嚴子陵也因以富春清隱自號富春
原其世居之所自清隱者宗其世德之所尚也夫君子
道懷奇固欲以兼濟天下非獨善也時不可道不行始
然遂引甘與木石居而康永遊豈得已哉彼子陵者

而綸竿是執也其意何居蓋謂西京之末諛佞苟容名
掃地當建武初羣龍滿朝足以為治所乏者名節耳於
抗志青雲思有以振之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所
以助成王化者深矣卒使東都名節相師成俗雖國步艱
虞羣雄角力咸系頤漢鼎而莫敢勅伊誰之力歟若謂其
不仕故人無心於世而甘於隱者抑亦觀其跡而未察其
心者也故其桐江一絲清風千古在常人景仰歆慕尚不
容已矧陵岳為其後人也耶陵岳生當熙洽之朝太平無
事之日安分樂天無求於世雖居屢市之中而取予不為
志不營利其恬靜幽遠之趣殆不異於巖棲谷適者焉

其謂之清隱者蓋亦師子陵之心而不泥其迹者也其
可謂世之逸民歟陵岳介其友沈廷庸徵予為記遂為之
書

文松記

姑蘇施侑廷樂甫世家洞庭東山乃予同年狀元宗銘
從父也讀書好禮鄉稱善士嘗以友松自號頃游京師
予靜存軒中觀其投刺題曰友松予怪其所友物而不
則曰吾學孔孟之道者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吾於是
勝已者友之而有合於孔孟之道者不易得也惟松也
是後那孔子亟稱焉是以友之也曰松之有合於孔

世之人翻雲覆雨枉己徇人者多矣而是松也露滋霜
不知榮悴其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者乎世之人器小材薄緩急難恃者多矣而是松也扶
持危梁棟不撓其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者乎世之人
見利則趨見勢則附者多矣而是松也挺挾林立無所阿
比其所謂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乎其有合於孔孟之道
者若是是則君子也是則大丈夫也故予與之定交歲月
既久情分益密雖陳雷之膠漆愈郊之雲龍不是過也予
聞而嘆曰嗟乎自五交三疊之說興而友道幾絕昔大
與木石居其殆是乎則廷樂之於松其真得勝已之益
矣其亦善學孔孟之道者矣遂援筆為記其語云

石室小隱記

山川奇特夔絕之環深藏遠秘人跡所不能到固宜讓
於麋鹿以為宅使其與人境相接乃棄辱於樵童牧豎
以躡躅韞轢焉夫豈君子之所忍哉故古之幽人畸士
有佳景必薙蕪畚穢以出其勝亭馬臺馬以當其會從
遊觀嘯傲以暢其懷非志敦高尚者孰克與於斯常之
興有東山別墅焉乃蹇律伯度之所居也去西南十五
有石山山有一洞洞前多脩竹竹陰有一礪自山之陽

來往於慈湖洞外平疇彌望有遠山皆屏列拱揖

餘高得幾丈恠石玲瓏石笋下垂竒絕始露豈天歲此
有待於伯度耶伯度構屋數椽竹間名曰石室小隱士
諸公以細草春香小洞幽之句分題賦詩以詠其勝亦有
序而記之者矣僉憲羅公與伯度交契復為求言於予予
以謂隱無有大小也出處苟合乎道又何朝市山林之擇
哉故君子非不欲仕衒玉求售則喪其所守矣隱居求
席珎待聘孔子有取焉伯度生當國家治化隆洽之時身
躋太平之域不知帝力之我及穴山而居臨水而亭延
竹之清風聽流泉之嗽玉覽遙岑之凝翠使石室之勝
於昔而顯於今忻而遊倦而憇逍遙卒歲以怡天真客

則相與談詩書而究道德以觴以咏以絃以奕其隱居求
志之樂雖考槃碩人豈是過哉此其心蓋泊然以道自守
而無求於世故能摠幽發竒日與之娛若是使或有累於
物則寤寔之濱不能一朝居也是知伯度豈非高尚之士
也歟宜諸公之咏之也彼世之處士顧藉隱逸以盜虛名
索高價致貽林澗之慚愧烏可與伯度同日語哉因僉
之請為記之若此倘石室肯分半榻當命駕而宿留焉
老矣尚能為伯度一賦

劉忠愍公祠堂記

人臣負經國濟時之學者必有長慮却顧之見存於

不用而身以危其言卒驗而治以紊此忠義之士所以
哭而流涕也翰林院侍講安成劉公球字求樂其學遠
春秋登永樂辛丑進士策授禮部儀制主事文行卓然
學者所宗少師東里楊公尚書毘陵胡公雅相敬重正統
初薦入翰林預修

宣廟實錄書成授前職入侍經筵有啓沃之益歲癸亥殿
庭有雷震之異公上疏條陳時政得失凡十事以進言皆
剴切最要者欲上總攬乾綱不使權移於下虜衆乘
宜為禦遏之謀疏入用事中璫見之慮見削奪深以為恨
日夜聚議必欲殺公以鉗言者之口尋假他事下公錦

衛獄嗾司刑者加以非法公竟死獄中自是縉紳喪氣
路聲塞權璫益無忌憚尊恣日甚司刑者怙勢作威董
可畏公乃於其家附其子以為厲逾六年己巳秋虜衆犯
順權璫挾上北巡大臣懇留不聽六師出境遂以失

誤國死於亂兵司刑者亦為廷臣捶死於朝朝野稱快
之言至是驗矣若公之心一出忠愛知有後患恒為國憂
披瀝肝膽懇懇為朝廷言之冀以感悟上心收權

政思患預防以興太平之業使用其言固國家之幸也
扼於權璫言廢身危徒使其言中若著蔡夫豈獨公之

幸也哉

朝廷念公以忠諫被追贈為翰林

之盛矣然未有特祠祭公者公之子廣東
使釘乃市地邑治北構堂三楹龕於中以奉神主其
庫表以崇門室於後居子孫以奉祀事以至齋庖之舍
具焉郡侯許公聰邑侯唐公寬繼至皆給材助金以相
成祠始於成化戊子冬十一月而明年春三月乃訖工
以書抵京屬謙記其事于石用垂不朽夫表揚忠義以樹
風教守令之職也不敢以無陋辭謹為之記繫之以詩曰
人臣事君其道曰忠苟利於國不有厥躬侃侃劉公有學
有操橫經講筵引君當道天忽示變為戒孔昭宜修德
舊其自消訂謨遠猷乃具入告犯諱觸姦禍機是蹈謂
必斃我柄斯專豈意假手斃尤烈焉泰山鴻毛等於一
磔鼠陪麟快彼惜此 帝念忠謹曰我良臣卹以渥典
憤以伸爰配鄉賢五忠一節爰作斯祠式專對越公歸
只顧茲烝嘗公神在天千載耿光我作此詩永歌公德
子孫承祀無忒

太平蕪湖縣重修廟學記

學校乃三代治民之具所以明彝倫泐人心厚風俗而
賢材是以後世率循莫之或廢况我 國家化民成俗
必以是為先務任承宣者顧後於是奚可乎我蕪湖為
平屬邑有學在治東南一里許宋元符間始建國朝
初益重修焉景泰天順間嘗補葺葺滿堂而充文

師為任迺市美材傭良工經度而侈大之易其朽腐正
傾歌加瓦甍以厚其庇覆施丹青以新其黝昧殿堂齋
悉復舊規復以師生合食之無所也建會饌堂三楹於
左以藏息之無居也建學舍四十二楹於堂後舍後則建
觀德廳於射圃以習射學前則建題名碑於靈星門外以
書科第氏名他若神庫官廨門牆道路瀉庖靡不完具邑
佐陳侯侍御邑人黃讓定贊其役於是廟貌儼如學宮偉
如蔚為東南之冠教諭長樂謝文禮訓導豐城黃樂金陵
石正嘉侯興作之勤不可使無聞於後乃命學子賚狀來
京取文以記其成惟夫庠序者 國家之元氣也風化

此焉係人材於此焉出必宏大其居斯足崇祀聖賢
王類使頽敝弗稱何以修真獻之儀極教育之美哉惟
克知乎此甫當下車輒有事焉蓋得為政之本而深體
國家化成之意矣不其賢乎自是儒師俊乂得以雍容
間教化行而風俗丕變德業成而人材輩出孰非賢
功也哉即是一節觀之善政之多可知矣是宜書也故
之記復繫以詩俾多士歌侯之德其辭曰

於惟宣聖立人之極垂教萬世道存六籍國家興治惟
是宗禩祀寰宇煌煌學宮凡我秀民咸萃于學不有
孰知振作惟我賢令迺聖之徒既此頽敝曰新

相望噫侯為政敦本所先絃歌武城無媿昔賢未學
世仰丕續我作此詩永歌無斁

長春壽域記

壽星所直之墟南極所臨之野有長春壽域焉肇於鴻濛
之初開於混沌之後不見於禹貢之制賦周禮之職方而
隱然於八荒之表其地宏曠無町畦疆界之限其土夷沃
無險僻磽确之陋其氣淳龐其風溫和其日舒長其景晴
妍是以四時長春如一日焉彼其赤曦酷烈爍石流金而
域中之春自若也清霜嚴厲摧枯墮籜而域中之春自若
也朔風號寒墮指裂膚而域中之春自若也故物之生

間者草木則有紫芝蒼松蟠桃大椿而荆棘烏附之屬不
茁焉鳥獸則有威鳳祥麟蓮龜巢鶴而蝮蠆梟獍之屬不
育焉人之生其間者則有黃髮兒齒孺色台背後天不老
而終古長存隨大化以遨嬉與太初而為隣者焉昔嘗
其域者若廣成彭鏗李耨擊壤之叟海濱之老茹芝之婦
皆逍遙其間近若香山睢陽洛社至道之英則亦涉其
者也柰何世路崎嶇恒相背馳遂至視之若神洲之不
到仙源之不可尋良可慨已今有一翁蓋生且長於是
而不自知者也其為人也呼吸元氣之精飲漱太古之
神祇而貌澤身康而足輕方瞳綠髮睥睨物表

帝以章服華之於已若不與也有桂五枝芳馨襲人
一寄之月窟而移獻

帝傍此其志也翁徜徉玩世逢人霸道姓名人鮮知者有
爛柯樵子過而識之揖之曰吾嘗觀子奕於長春壽域中
相別固無恙乎予適過而驚曰長春壽域中乃有斯人耶
疑其年而問之曰彼何人斯樵子曰此人顧其姓昂其名
世隆其字閱甲子三百誕彌之祥歲舍玄虎朱明屆孟夏
莢始抽時也予聞而異其人遂為之記

和州儒學重修記

和州之學舊有尊經閣在靈星門外前俯市河左通城

右瞰廣澗水道環繞舟楫可行象古泮宮之制也歲久廢
廢地為豪家所侵築垣作室垂四十年致水道隔絕宮墻
湫隘成化己丑太守萬州陳遜貳守會稽董錫相繼下車
協心為治顧而病之欲有事焉未暇也閱又明年惠敷
行利興廢舉始以其事達之董學御史陳選遂復其地而
通道於其上學門之前為他地所隘亦買而開廣之伐石
跨河甃泮水橋正接王道而達于河南夾道樹松柏百十
株又甃小橋其傍以便來往岸南復買地百十丈以通
右而達于廣衢建泮宮育賢二坊翼於兩端學門庠

殿而高之倉庾傾圮則構而新之凡築者以者計

皆資募助而不取於官役甚大皆事傭僦而不勞於民
其役者則有節判龍游徐愐吏目博興劉澤贊其成者則
有訓導浮梁許英遂安洪思琳工始於成化辛卯孟冬而
畢於次年壬辰季春僅六月焉亦可謂成之速矣和之者
老暨學之士子咸謂斯役也不可無文以紀其事儒學生
馬永賢乃來徵言於予古昔堯舜禹湯文武身任君師之
責以井田封建凶刑為治以庠序為教治化之盛非後世
可及周衰聖王不作孔子有德無位於是身任師道之責
獨取先王之法載諸六經以教後世不過推明民彝物則
之道而已凡有身者用之則修悖之則戾有家者用之則

齊悖之則紊有國者用之則治悖之則亂有天下者用之
則平悖之則頽肆生人得由斯道而不化為異類者誰之
力與是以萬世遵承袞冕尸祝崇事於學校禮之宜也故
先王之法井田可廢封建可罷肉刑可除惟學校則歷代
相因而不可後其不以此與 國家建學興化所以盡君
師之責也然欽承 德意以教學為先非賢守令則不
今和之為學敝隘已久莫之誰何一旦賴陳董二侯開
修建煥然一新其振起斯文嘉惠後學至矣可不謂之
乎諸子於斯尚潛心孔子所示之學窮經考古明體道
端正心誠意之功蓋民彝物則之道近足以修其身

朝廷者皆真儒豈非斯學之光乎是固 國家建學
公興學之意也故因記其成併書此為諸士勵馬

皆春軒記

常郡太守吉水龍君遵叙嘗扁其軒居曰皆春人因以皆
春居士稱之士友雲間郁君景章嘗為茲軒之客而坐於
春風中者久乃來屬予一言以記將以為居士贈而置諸
茲軒予聞諸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何心也
心乎生物之仁而已矣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之仁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之仁也一元之氣渾淪旁礴資始
資生未嘗間息雖則窮冬積陰若無春矣而一陽來復

意已兆此天地之心於斯而可見也至於三陽和氣充
萬物咸暢勾萌甲拆翺飛蠕動盈覆載間莫非春矣是時
也無一地而無春無一物而非春茲非天地之皆春乎人
之有身天地之所賦也以身視天地則天地為大吾身
為藐園於形矣以道視天地則天地此心也吾此心也形
可囿乎人能心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吾其性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凡與吾並生於兩間者孰
吾之所當盡心者乎是以君子同物我於一視洞八荒
一闡自一身之微而達之天下之大面背睥盍膚革

一身之皆春也父父子子兄弟第一

寸之間自為町畦利於其身隔形骸而分爾汝利於其
隔藩牆而分比隣尚何望民物之皆春也哉雖然萬物
榮而一物獨悴則天地非全功滿堂燕笑而一夫獨泣則
君子非全仁春未易皆也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亦在其善推所為而已矣遵叙天資淳厚襟懷洒落學問
該博才識明敏容人之量宏愛士之誠慤而表裏一致焉
其名軒以皆春者蓋能以天地之心為心而欲充其仁者
也故其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知蘇之嘉定縣擢知徽州
府今知常州所至推其所為治官如家愛民如子布德施
惠遠邇周浹被其澤者洋洋然熙熙然若遊春沼若登春
臺非由其一身拍拍皆春何以致隨其所及而物物皆春
如是哉用是上而巡撫重臣嘉其循良下而田里細民感
其恩德推是心也豈惟一郡皆春而已不日大用是承上
佐

天子對時育物有不能致天下皆春也歟是用記之以佐

瑞芝亭記

成化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福建布政司左叅議盧君廷
喪其先君子愛竹翁於金陵君聞訃即日辭任匍匐奔
回家拊棺慟絕愛竹翁嘗得壽地於城東之櫟山廷佐
大區於斯斯土穿墻視執其勞用米文公文及兩法

高松柏日茂鬱然成林墓左右忽有芝叢生甚束蔽
草初不知也中有如盤盂者突出草際始覺而視之大
得十二莖有紫色者有金色者有五色者予嘗往訪之
睹其異嗟嘆良久因名其所居廬曰瑞芝亭而為之記曰
人子之事親貴乎生能養而死能葬也竭盡心力而無所
不用其極者乃子道之當然初非過分之事也然孝德之
至可以通神明一念之誠可以貫金石况草木之微者乎
此芝草之生有以見廷佐孝德之感也廷佐平時事親
謹其居官也父母已受封凡得一佳帛一美味不敢服
必寄歸以奉親及居父喪不忍親在泉壤居廬泣血親

土樹松又時邱省母以致其孝遂致叢芝燁燁產於墓
至十二莖之多豈偶然哉夫芝草無根世不常有乃天
至和之氣所鍾秀此所以為瑞也廷佐執親之喪惟知
其所當為而已抑孰知至孝感通昭格于天天得不生
瑞物以表異之乎且不於他所而生於墓壑其為徵應
昭昭矣昔易延慶喪父廬墓側手樹松柏旦出守墓夕
侍母紫芝生墓西北繼生玉芝十八莖人以為孝感所
以廷佐方之其事正同於以見天鑒孝誠不以古今而
異也延慶之孝賴

君者也建佐舉進士拜兵部主事陞郎中進今職履著行將朕闕趨朝 朝廷求忠臣於孝子正欲得廷佐人以為用吾知廷佐以孝德推於有政其事業之恢弘位之崇顯可以預卜矣遂用記之以俟

康寧窩記

勲業者於 朝廷者必蒙優待之厚恩功名戒乎滿足必保終始之晚節故大臣得君於上全名於下荷

聖恩愈久而不衰者其感激思奮敢不佩服 聖諭銘諸座右以示終身而不忘也哉此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程公康寧之窩所以名也公本新安名族移

河間早擅文名擢登進士列官禁近者久兩佐雄藩再群牧遂進都憲出鎮東陲入長秋臺肅清邦憲尋進司贊畫兵謀數歷中外聲望赫然已而蜀夷不靖特命正夏官總師西伐不數月夷境削平

上甚嘉悅旌以兼官未幾以南京為

祖宗根本重地遂 勅公南來鎮守公早夜精勤百度舉遠邇畏服中外晏然柰染足疾慮妨政務具疏力求退蓋思以滿足為戒焉

皇上念公勲業之盛注倚方篤深欲勉留重違其意

曲從待降 聖初有茲特允仰祈請命

朝廷之於公何其優待之厚若是也哉公感 恩眷不
勅中康寧二字名其所居之窩朝夕瞻仰如對

天顏其喜幸為何如耶夫

皇上冀其康寧而復起者優待之至也公功成名遂而身
退者保全之方也君臣之道交相盡矣雖然公出將入相
材兼文武出則定疆圉安社稷入則靖邦畿保萬民輔
四朝為國股肱心膂蕃蕃國老不可一朝而不在位者則
公斯去也其果長往而安老於斯窩也哉昔宋文潞公
博請老致仕再起平章軍國重事後請老復以太師致仕
公雖抱微恙而年未周甲况日臻康寧誠如

皇上之所望矣尚若潞公復幡然一出以弘脩大業待
年至則歸老斯窩尚未晚也公卿大夫多為詩以詠美
所謂康寧窩者予僭為之記且以評於公云

金壇尹汪君瑞麥記

瑞應之來豈偶然哉皆一心之感召也心極其恭敬則
體信達順凡所施為自然各當於理治之所及羣黎百
莫不各得其安以至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無非是敬
功效也是知一心恭敬豈非感召之本歟故曰脩己以
百姓又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之謂也觀於金壇
尹仁和汪君中和瑞麥之生有以知其然矣

化甲午拜前職先是凡天下縣尹吏部
深待次者授之往往以久淹仕途而考覈既嚴慮或
驟得臨民心無固志而多為身謀惟圖一己之私便不
生民之休戚欲邑之治不可得也 朝廷知其然近乃
擇進士之有治才者選補之治有異等則拔入為臺憲
是人人以科目自重砥礪名節而縣令始皆得人斯民
皆得所若仲和則尤卓然者也仲和之為金壇也有學
以為之本有義理以養其心有廉潔以固其守孳孳然
德化民而不尚刑罰課農桑以養之興學校以教之卹
饑寒揀其疾苦均其勞役而順其欲惡蓋其存心處事
惟以恭敬為主而無少惰慢是以民翕然向化而懽然

戴遠近和洽協氣薰蒸發為嘉祥去年二麥大收其中
莖兩穗者遍於四野是非仲和一心恭敬其何以感召
應之若是哉夫天之於人一氣相通此以和感則彼以
應不啻桴鼓聲響之捷者也仲和為縣方朞月之間政
人和上下充塞遂致歲豐麥熟兩岐呈秀家有足食之
民獲養生之樂而邑以大治一何感召之速哉其為德
之徵蓋彰彰矣一邑士民暨縉紳君子皆發為聲詩以
其美績庠生周昱裒為一帙來請言為序昔張堪守漁
而麥秀兩岐其民有樂不可支之歌今諸君子歌詠
如者如是則與張堪誠異世而同符也將

而已也遂為敘諸篇端以俟

句容龍潭新驛記

驛站之設所以通朝廷之使命待四方之賓客陸給以騎水濟以舟供其廩餼而使其馳騫者也是以上德以宣下情以達而庶事以濟為治者其可後乎句容龍潭驛邊臨大江與江北儀真相對凡自北越江而南者必首抵於是蓋江南第一驛也自洪武初年設立然以其岸江而迫近於水頻年以來為江濤衝齧岸日崩圯遂是驛亦淪於水居者無棲身之地來者無止息之所驛丞新昌劉謙白其事於直隸巡撫都憲畢公公顧而病之曰

是惡可廢而不復者哉乃為擇地而重建焉於是相度其宜陟巘降原躬行閱視得隙地於歲積倉之西蟠龍山據其後大江橫其前方山遠峙以為印山水拱迎風氣完固誠悠久不拔之基也乃與應天府尹魯公府丞白公謀之而協專委通判李公董其役知縣濮公庀其材始工於化乙未九月是年 月 日訖工迎勞有堂燕室有

享有內庖乘有外廡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周以高墉夫重門措置有方程督得宜民不知出材之費工不憚規之勞棟宇一新軒昂輪奐規模勝舊遠矣謙以新驛

不可無文以紀於石乃述其事造于而請焉

則信率者無所託况乎傳德澤布政令必資乎
之所當務者也今是驛也荒廢無存賴都憲公相擇其
俾事興作而倡率於前於是通判李公知縣濮公仰副
畫得以繼承於後一旦易廢為興起壞為成制度宏壯
足為江南列驛之冠矣是則非都憲公無以啓勅始之功
非李濮無以任營為之力上下相資始終相濟自是江
不及形勢便安至者如歸永無後艱其為利也寧有既乎
遂為登載於石使後來者有考焉

麻城縣新建南門橋記

麻城縣湖廣黃州之屬邑也其縣治黃河之南漢江之北
四通八達之地城南有水一溪曰黑龍池春夏則水潦

漲秋冬則水縮凝沍前人嘗架木為橋梁以通往來以其
高而且危也商賈樵牧驅車馳騎與凡邑民之由於此者
稍有不戒輒遭墮溺人多病之知縣事胡公琮舉丙戌
士先知江陵有善政巡撫巡按交章薦其材能召試果
等拜監察御史尋以註誤復改知麻城下車以來勤於
綏矜郵疾苦脩舉廢墜不替年間一邑以治顧木梁非
久之計欲易以石乃捐俸貲為倡命僧人真亮等募財
工伐石於山以建之下列三券高一丈有五尺長十有
丈廣二丈有四尺凡用石以丈計一萬有奇石之灰以
計十萬有奇鐵以斤計三千有奇米以石計五百

不知材之出工不知己之勞穹然若長虹之亘空而
之臥波也於是行旅無墮溺之患往來有坦塗之便矣
伯寧公正芳邑人也偕邑之僚屬暨士大夫僉謂不可
文以記其成請予為記惟橋梁不脩昔人以為過乘輿
涉賢者以為譏是故知為政者之當務也况縣令為親
之職貴在聚民之欲去民之惡則人心感悅親愛若父母
政化所及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胡君之令麻城
惟其心一於愛民視民如子故凡其所欲者必與聚所
者必與去即是一橋為民之病思以利之雖費穰工鉅
之不憚其餘從可知矣宜乎斯民愛戴有以服從其化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六

序

贈貳尹俞君重理嘉定序

餘杭俞君貴芳為嘉定丞九載矣秩滿上天官吏民遮
留不能得則相與謀曰昔事耕作體足沾塗橫吏漁獵
郵有無俞君為政而吾力已蘇矣昔事蚕織繰車夜鳴
諫叫喚雞犬不寧俞君為政而吾業已成矣煦寒哺饑
惠孺教自君之來民有父母鉏強植弱莠去苗登自君
來禮義以興其有功德於吾民者若是今以盈考而去
不忍舍如王制何曷若借請于朝庶得以久安

明助得諫其民咸歌舞於道嗚呼為俞君者若何
於民哉傳不曰民之歸仁猶水就下獸走壙是則仁者
出治之先務治民之大本也世之吏民者率多酷刻以
能壟斷以罔利其民視之奚啻寇讎不旋踵而為其所
者有矣安望其致存愛去思之感哉今俞君乃能使民
就下之水走壙之獸咸歸仰於既去之後則其存而見
徒可知矣豈非行仁之明效也耶雖然官恒急於宦成
或虧於終筭尚宜不變所守卒成嘉績吾知吏民之頌
不異於前日而聲聞日以大矣同鄉士友在京者榮其行
需言以贈遂書以復云

贈孝子王維學序

一氣運行于兩間而人物以生此性此理未始不同也
夫虎狼之仁蜂蟻之義豺獺之禮睢鳩之別其靈固亦有
同乎人者以其得於稟受之一偏惟人也全備萬物之理
而盡其天賦之性是以與物並生而獨靈於物也或名
人矣而彛倫之本乃不能然曾物之不若盡其理矣維
亦可以孚而格之何哉同此氣也同此氣斯能感之矣
侍御王公維學少喪父事母盡孝家無贏餘母辟纒易
以勸維學維學遵教厲志登進士第任四川道監察御
母老不任進道分祿以養之母尋歿號痛頓絕再喪而
聖德至誠既喪事盡于墓側蔬食水飲晝夜哭不

之宰樹新植未拱舉手可折烏鵲含叢薄遍巢其中
愛護不忍傷咸以為維學孝感所致郡上其事 朝廷
之 詔旌為孝子表其門以勵風俗維學致御史事已
年矣重荷 宸恩至京 廷謝比還鄉友方亮需言贈之
予惟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也能盡乎孝者則可以動
天地感鬼神而况於人乎况於物乎惟維學孝親之心始
終如一故其精神所感不惟化乎人而又格乎物也然人
心不可以偽欺而物情不可以偽得徵諸人物之協見其
一氣所感之同維學之孝信乎為可嘉矣聞其風者得不
興起乎哉

送王廷器宰湖口序

金華王君廷器初拜九江之湖口令瀕行過別于余曰人
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始明茲將往宰一邑子亦何以
我應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雖然嘗聞之矣昔宓子
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曰吾少也賤不
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
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
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善而行之而單父以治君
體乎斯言是亦子賤而已矣君試往治必有駢接而
之者是則所謂楊橋也求味之美烏可得乎

民必皆欣戴其化信服其令莫不曰賢大夫誠我父母
然何知我之悉也何愛我之至也何使我安其居而遂
仰之樂也而一邑翕然以理矣將見治績有成而聲聞
播譬之行非為影也而影自隨呼非為響也而響自應矣
則夫 聖朝之旌擢豈復外於君乎昔曹叅相齊延問
公而齊國大治用是道也廷器曰敢不承命遂以是贈之

送趙維靜宰肅寧序

常熟趙君維靜初授河間肅寧令同庠士友盧信偕鄉人
徵言以餞且曰維靜務學明理始由髦俊貢之

天朝而升諸太學世業儒醫於琴書之隙恒雜究丹書

之秘故在京師藥人之疾累收奇効焉予曰醫之為
蓋惜夫人之不知所養以天閼其生於是投以藥物起
於阡危而躋之仁壽之域其用心亦仁矣推是心以往則
所以治人之道孰有外於是理者哉縣令者於民最親
休戚所係甚重一邑之內民有病者多矣或鰥寡孤獨
癯殘疾者有焉或流離轉徙操瓢囊為溝中之瘠者有
或吞食於豪右強奪於橫吏而疾蹙其首頰者有焉其
也鬱而不和其聲也呻吟而不平若是者固將望上之
之藥之也為民父母者果克盡夫湔滌之方則其所

有弗察者乎維靜以仁存心則其藥物固已富矣

之化淪浹於其肌膚骨髓之內由是鬱者舒呻者歌而
感疲瘠者舉脫其舊日之患而安於衽席故曰上醫醫
此之謂歟殆見歲終稽事其獲夫十全之效也必矣維
儒者也而醫乃其餘事予以其有合於治道於其行也
喻之以醫

送李教授赴廣州府學序

天地之氣混淪磅礴流為江河峙為丘嶽昭為日星而
為鬼神莫非是氣之所為而人得之以生則所謂浩然者
也然而有義氣焉有血氣焉義氣者集義所生故沛乎有
餘血氣者失其所養則斲然而餒人能自反而縮以養

皇上宵旰圖理躋世平康而其所託一面之寄獨委以
司七八大臣其責任之重何如哉是以匪得宏才舊德
士未嘗輕以畀之也此天下藩憲之位多奏缺

皇上集公卿大僚於廷各舉所知擇堪是寄者秋官大
寇金公首以貴州司郎中林公文載名上聞

皇上擢公為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 命下同寅諸公

中朝大夫士咸以為宜爰謁文為其行贈予惟叅政之
創於唐紹於宋蓋以施諸相職者也我 朝以是移之

臣豈非示隆重之意於岳牧哉公由進士出知鄭州

入選郎晉宏才舊德者聞 朝廷今擢

德師錫僉曰疇咨之道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於舜時
美昌言儆戒之訓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
儉嗇善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憂思畏禍而怡以愉者
方今堯舜在天子位雍熙之化洽於四海者久隨所向而
易於為治矧猶有三五遺風之地者哉公往而統治於是
承宣德澤善政亟施以為郡邑之表率誠易易也必使是
民日以平康綏靖其即堯舜之民矣則公無忝於岳牧之
宰若然殆於相職匪特承其名行必有以踐其實嗚呼可
不勉哉

送崔太守赴萊州府任序

郡守統治千里跨臨數邑田里之旄倪士女恃之以安
生 朝廷之政令德澤恃之以致諸民而郡守中立其
必屹若砥柱植若楨幹而後足以副上下之所恃夫事
之無窮其源泉之混混也衆務之交集其揀度之陜陜
使不有以自立將順流而東之投土而難憑其曷能恃
上下哉故郡守之任 朝廷以為重當有所補必預有
擇也比山東萊州府知府闕 聞於廷

皇上詢擇其人於公卿大夫時主戶部事克讓崔君賢
素著而受知於少保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楊公者
有以君薦乃授君為是郡守地官察案諸公

之矣君得有而拊之則政令德澤旒倪士女皆恃君
以安以致果何以副厥望哉蓋君為順德之廣宗人登
辰進士甲第理河南司憲閱六載果敢有為而材德優
以是理僻壤之郡雖事幾無窮衆務交集猶屹若砥柱
若楨幹能為上下之所恃矧當盛強之地者哉其克副
望也必矣或曰今之業非向比也民之流移者殆半是
然夫昔漢王成不嘗治膠東乎膠則萊之屬也其流民自
占至八萬餘口治有異等賜爵關內侯其故何耶蓋以
勞來不怠可恃以安其生也君誠若砥柱楨幹足以為
恃則其自占又豈有異於成哉治成之地而能不與之

吾知 朝廷爵秩之賜亦不與之異矣

贈長史楊先生致仕還吳序

邨王傅揚先生以年髦謝事將還故里審理李公合諸
佐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咸顧瞻徘徊胥與感念曰先生
及我輩厚今一朝辭位而去情何以堪雖欲留行弗可
已乃謀授簡於子俾序以贈先生而抒其情曰先生嘗
子同官固所知也子烏得無言乎予曰先生學端行潔
量宏深莫測端倪儀矩斬斬然而言論容接則益如春
之煦物也故居於鄉邨而人薰其德立於 朝廷而士

名在人耳者有不待予置喙于其間而蕪陋之言亦不
為先生增重也諸君固要之予度不能辭乃為之序曰
生吳人也素有隱操洪熙改元始以求賢起江東授翰林
檢討預脩 仁廟實錄進編脩再預修 宣廟實錄進
撰正統辛酉

皇上以弟郟王當就傅擇宿德儒臣於翰林得先生命為
之輔未幾陞右長史朝夕納誨多所裨益踰四禩先生以
年至求去 上俞其請 王若曰賢傅即舍予去予將何

以考德而問業乎疏奏留之更踰二禩而先生年七十有
六矣求去益果王勉留者再四而先生之志訖不可奪

蒙 恩得賜歸老焉予聞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
生彈冠而起拂衣而還進退從容無所愧怍何往而不得
其義之安乎今之婦貌雖異乎壯老而家山釣遊之跡則
固宛如昨也身雖涉乎隱顯而道義之具於一心則不
之而少有變也故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噫所謂厚
君子微先生其孰與歸審理君曰是可以抒予情矣遂
之以識別

神京詠別詩序

神京詠別者何詠神京之景而別薛準宗禹假之以世
思而行其情也天下之景多矣獨有取於斯者

翠玉泉垂虹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西山霽雪薊門煙柳
溝曉月金臺夕照是也予閱之而歎人之不可以無友而
友道之有益於人也柰何曰詩之為教經之以賦比興
之以風雅頌今是詩託比興於景物而因以賦其事得三
經之旨然其音節和平出於輦轂之下非風非頌大抵
皆雅音也夫比馬興馬賦馬者率有意義豈不謂居庸之
翠由積土之厚所發欲子培根達枝之似之也薊門之柵
由培本之固所達欲子培根達枝之似之也瓊島之雲飲
散之無時盧溝之月盈虧之有候欲子體其變體其常
太液之波澄澈之無涯西山之雪皦皦之無滓欲子師
量師其操也以至玉泉之虹盈科而行金臺之日容光
照又非欲子之法其有本乎諸君子輔仁之益麗澤之
良在於是不然則諷咏之可也直言之可也何特規規
是而不寬乎宗禹可謂端於取友矣宗禹為今應天府
公之子年富性敏學行勤懇愛父母命畢親迎禮於京
將還親所宗禹往哉尚體咏歌之義益進其學脩其行
名薦書以濟厥世美將見偕計而來筮羽朝列則今日
別之地豈非他日立身之地乎勉旃無負遂以是寇諸
玉云

睢也公用是游歷兩京名重公卿大夫間所至皆倒屣
座今年夏自京師南還亮所未幾俄以訃聞凡朝野之
邇者遐者䟽者戚者行相孚者齒相埒者靡不浩歎惋
發為詩歌以哀輓之所以哀者哀公之德映而食報廉
哀公之鼎養豐而遽不祿也哀公之壽甫逾六望七而
止不前也哀公之老成典刑後死者失所儀範也可哀
不一而足大篇短章川溢雲委予聞之而心悲誦之而
實也主事乃裝漉成帙挾之以歸將使引柩者之歌之
嗟夫自虞殯緇謳而後有黃鳥以哀三良有薤露以哀
橫今之輓詩即其遺韻靈輻在塗以是詩歌而引其柩

知匪直宗族之姻聞之而慟悼雖會葬之人莫不慟但
匪直會葬之人為然雖行道之子莫不悽愴也匪直行
之子為然雖天地亦必為之結陰而雲烟為之改色也
鳥為之悲鳴而泉壑為之淒咽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
戚噫則是詩之助其戚也不已多乎作鄒處士輓詩序

長菴文集序

文言之成章者也道理之無形者也道非託於言其理
能自明言非載夫道其文不能行遠周子曰文所以載
也輪轅飾而入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六經之文唐虞
氏帝王之道所載孔子之聖所刪之高世祖之不可

濂洛諸子元則虞邵菴焉上下數千載間文章大家不
十數人斯亦難矣蓋文運與世運相關文章之盛者世
之盛也肆惟 聖朝汛掃區宇奄踐唐虞之藩域先安
氣於斯復完建今治平幾百年鴻儒碩士濟濟挺生匪
侍從之臣恢張 皇度粉飾太平者其文超軼前古而
將 帝命者亦足鳴一代之盛焉若成君始終是已君
十五年即用志古學自先秦兩漢魏晉唐宋近代諸名
之文靡不沉酣咀嚙如其醇吐其疵於經不悖於道不
然後肆筆而形於言觀其所著有金匱襟書百篇理筌
十二章記序箴銘賦說等作共若干首亦云勤且富矣

辯明切辭旨雋永若岩竇出泉迤邐而不窮若武庫兵
然無所不有若入宗廟見三代虎雉瑚璉之器信非虛
而可行諸遠者也君家常之無錫登正統己未進士第
拜大行人咨謀宣度足跡殆徧海內齒方壯強而又資
以博洽其學之進也未已晚年才氣益老勒成一家言
董韓之緒及君而不墜斯寔予之所望也不鄙謂予同
屬序其集故不佞而書其端

周同知輓詩序

嗚呼此為哀輓同知建寧府事周公之什也予讀之不

於哀馬公第永樂乙未進士入翰林為

也蓋先生與公同出越之山陰予時年甫十餘授業於
下獲拜公風采公一見詫曰是子殆不凡遽脫烏紗
首顧予咲曰子異日名位當不在吾下此其子有也予
稚未有知識不知公何見而云爾也然恒識於心而不忘
後先生通姻於公而公之子鈍魯數往來先生之門而
亦嘗識焉久之公以滿績去得郡以治先生以文學起
尋宰百里邑自是聲跡不得相聞接繼予偕計北上承
詞林日獲交天下士每遇聞人頌公之德者如出一口
公賞鑒之明果不予妄宜其洞燭民隱而能得其心也
公辭官歸故鄉遣鈍補邑庠弟子員遂領鄉書會試

不偶卒業太學一日過予家獲胥晤焉私恠其被服縞
徐而詢之始知公於正統乙丑某月日已物故矣相對
之於邑茲鈍歸襄葬事太學吳匯合羣彥咸為詩歌以
公欲予序其端嗟乎以予受知於公言猶在耳尚忍執
序公之什哉然諸君哀發于情悲傷惋惜固本於公碩
令譽感人之深而然由今出於鈍之友而觀之是公之德
由鈍而益以彰也可不謂之孝乎矧鈍青年秀質學行
美已起而接踵芳塵簪笏之傳也可占不墜而魯繼是
將斲然而出吾知公雖死猶不死也嗚呼仁者必有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六終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一

序

虞山歸隱圖唱和詩序

虞山歸隱圖者為琴川陳君性孚而作者也性孚少有志操讀書虞山中杜門却掃不求聞達邑長吏廉知其名賢良方正薦舉之出為衢之江山丞有惠政及民聲績茂無幾念蕙帳久空草堂誰葺而白雲猿鶴之無侶也歸而終隱焉以償初志乃抗疏遺榮奉身引退不翅驚駭廉之難羈也行人成君始終喜其行之勇決手繪畫復為詩以發其志凡善性孚者迭從而贊之成君

落花沈羽觴取是詩擊節而歌之殆必有賞音者夫詩以歸焉系以所和詩曰

虞山繞衡茆蒼蒼開畫圖君昔杜門隱其處詩名磊落江湖賢良一鶚忽膺薦披腹直上天闈呼與其丘壑徒守株孰如致主追黃虞白駒無復歌空谷耿耿丹衷志巨國為丞捧檄莅江山社稷人民歸所屬撫字常懷豈弟心光明滿照逃亡屋德化由來易感孚黎庶謳歌總懽服園花樹滿晴川歸夢夜夜飛吳天絲尊玉醴味偏美樂長竿閑釣船式微賦罷喜欲顛上疏乞身通御筵書方報紫宸殿帆檣已拂滄波烟到家野老應爭席挂

看山日西夕翠靄深蔽水竹居黃埃夔絕輪蹄客君不用人生弱草棲驚塵古來賢達今幾存惟有芳聲照青史何用躑躅依權門此去留君君不止琴瑟離堂為君理曲終強和歸來篇展卷揮毫自知媿

贈魏克明還南康序

刑部尚書南康魏公年甫六袞餘得疾乞致政

朝廷素倚重公勉留視事請益力廼

賜璽書褒嘉給

費以優其歸歸一載而竟卒計聞

天子悼惜遣使諭祭命有司營葬事

恩至渥也

在大史振聲騰茂天下所共聞垂芳無窮其
天不憖遺俾年未躋上壽以歿雖若可憾然有五子十
孫蘭茁玉立以承其家而克明雋偉敦茂充其白眉者
天之所遺其在此也嗟夫代之為理官者厥後多不揚匪
直不揚亦多至乏繼豈其獨不利於子孫哉任情倚法而
高下其手雖足快一時之私不知怨戾所積天監孔昭適
足成身後之累尚書公一念之仁隨地而著為御史嘗便
海民魚課活西民時疫為布政使民流綏輯以子之地旱
致雨以沐之為亞卿平江右盜兵不血刃為尚書整飭邊
備戍士安利至其用法平恕特緒餘耳所至惟知殫誠
職初豈計後之盛否何若而為之然天報厥德不能不

厚於公宜克明鸞停鵠峙稱其家兒昆季皆賢從以孫子
也克明昆季勗哉胥以繼述為念修身慎行以迓承遺休
務學敦禮以光大遺業出而掇科取仕則思遐躅是蹈不
則元宗紹統為一邦之望族而固貽李勣警房杜之嗤其
孝不亦大哉勗哉克明昆季

送連州朱太守赴官序

嘉定朱君廷玉拜東廣連州太守瀕行進士潘君時暘
鄉人也徵言贈之惟連州介楚越間僻在嶺表前古例
謫地凡獲戾於朝者輒寘之若唐劉禹錫韓愈宋張浚
可見不惟夷視其民而且輕視其牧何待連之薄者其

之同亦子知近在南服之連者乎用是
選授民牧率與中州郡縣等開科取士登庸其俊良亦
中州才士大夫不異其民竊自奮曰 朝廷待連若是
厚吾輩寧容自薄哉故力本務學習尚醇慤逮今蔚為
郡所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者歟廷玉為守於是蓋出於
材選者也廷玉通伏氏經論秀於鄉登名太學天曹試
蘊拔實上第遂得守連而連非昔日之連也夫

朝廷既不夷視其民而其民又能勇於遷化豈不為易治
乎以連之易治而能宣布

皇上恩德以文翁教化為先不騁材於期會以陽城拊字
為心不銜能於催科彼非木石孰不感悅愛戴服從使

之令者哉天曾以連授君固謂君能盡是道者矣君其
諸尚體 朝廷待連之意

贈國子學正王先生赴官序

南京國子監學正致文王先生受任將行客有徵言為
贈者予嘗辱先生知雖蕪陋固當有一言識別况重以
之請乎先生世家湖之歸安蚤從翰林編修孟簡周先
游問學大有成就宣德己酉選浙江鄉試明年會試登
榜不願就職去游南膠癸丑會試復登貳榜乃就儀真
諭丁艱起復改山陽通績九載進今秩先生端雅凝
動有則望之栗然就之溫然蓋道德充切於中而

振不下昔之蘇湖而遠邇矜佩仰其光緒紳譽其賢
為胡瑗之復出也瑗之教蘇湖也科條備具從游者數
人慶曆興太學取其法著為令召瑗為太學官其徒益
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伊川
從其學者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今 朝廷進先生于
太學豈非以昔之待胡瑗者待先生乎先生茲往六館之
士靡不動色相慶不特講下弟子為然薰其德漸其化則
醇厚和易之氣油然而生而從游之衆簡拔之多不待
者而可知矣夫成己所以成物聖賢大學之道不外乎
而先生盡之能事畢矣故予於是行所以序先生道德

實若此若夫功名遠大之地進膺可期然先生素不以
累於心而予亦不敢以是濟言之也遂書以贈

送王景和還金陵序

王君春景和字也其先潞州人厥祖以茂材舉因至南
家焉景和與子居相隣比而少予一歲總角時常各挾
冊就鄉塾師講授以故相知有素其後稍長君以幹蠱
遊四方而予宦寓北京音塵遠越者頗久一日訪予於
軒中即其容則莊重修潔儼乎其有儀也聆其言則詳
確實燁乎其有文也叩其所歷則羅浮武夷三峽五嶺
漢河淮然後知其得於游之助也多矣夫夏之不可

其目之所接耳之所聞不特踐前人陳跡而動
古之心其日與四方賢士大夫伍而漸漬薰陶之益亦
深矣則所見烏得而不廣哉予亦有好游之癖然廢於
業不能暫離頃因使至恒陽不久而返未嘗一騁眉睫以
豁平生襟抱安得不因景和致予之健羨也耶景和念
甫士能甫定省久曠過予言歸乃酌之以酒而歌曰
江東之雲兮日暮多我思美人兮鍾山阿喜一選兮在
帝畿歲聿云暮兮胡遽言歸高堂有親兮遠定省雨雪
塗兮風色凜凜已駕兮不可攀美人復向兮江南還
有綵衣兮尊有春酒我亦有親兮安得相從君同祝千萬
壽歌竟酒酣遂抗手而別

謝欽院判醫効序

大醫旣判士謙欽先生

聖朝之名醫也僚久院士莫不

服其業之精理之明而縉紳大夫以至委巷士女莫不

且効之神也醫至於是亦至矣夫人具血氣之軀喜怒

樂熾於中風寒暑濕蝕於外差失所調病於是起侵焉

賊其形重哉其主雖至親莫能復而孝子莫能代也而

也後以匕劑輒能安其危全其親而遂其孝欲致人之

感得乎此冬官亞卿王公所以有報於先生也公夫人

寒熱積數日不解舉家惶惶以先生有鄉曲舊好趨

焉先生召診之藥一再投而疾徐以瘳公曰何其

非不快於一時而不知元氣抑已傷矣昔之善醫國者
然養民以德所以護元氣也禦寇以兵所以祛邪氣也
以伊傅周召培植六七百載之商周蕭曹房杜能培植三
四百載之漢唐率用此道若商君之醫秦劾悍猛鷙不伐
毫髮痛割而力鉏之其國富兵強甚為快也然四肢枵
而大命以隨適所以感之也公為 朝廷良相用因以是
告馬公驚曰先生之德匪惟壽吾室家而又有所厚望於
吾敢不服膺乃授簡屬辭以為謝予特為書之使天下
知先生非直良於醫也

贈張行人詩序

句曲張君仲書正統乙丑科進士也觀吏部政逾年拜
人司行人夫行人之官肇自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
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
方之使者此其職也歷代以來職無定名我 朝尤重
選銓授必以進士誠以其將命萬里專對四方君德之
國體之重於焉以係可不慎擇其人哉仲書以詩經取
第爰當專對之任信無忝於厥職矣雖然適數百里有
惘之色入直三省有刺刺之語此人之恒態也則出使
外無幾微見顏面若殷負外者幾人茲觀仲書受是
命以出乃獨躍躍自喜而不卹其他其志果

下受其賜况乎當茂年負美質轍跡所到探奇覽勝
考俗益足宏其學識廣其聞見以為輔理弼亮之助宜
躍躍自喜也仲書其亦有志士哉由是迹其所至所謂
健者升梯舉足愈多而身愈高矣使遇韓子於今日則必
將以稱侑者稱君子言何足增君之重也朝之大夫士凡
善仲書者相與賦詩為贈謂予同鄉且厚是以屬為序云

贈嚴正學叙

予友嚴君正學為安慶通判可誠公之季子也公丞上元
時正學與予同被選入應天府庠未幾朝廷遣侍御史
稽理學事以正學非邑民弟子不許正學退即官廨文

子業年茂性敏而嗜學聲名籍籍也予暇日輒往訪之
學居一室圖書四壁與之談吐論英辯或時取壁上琴
予鼓一再行意度洒如也善為詩有思致一時知名士
樂與之游嘗當大比挾所得入試不偶遂棄舉子業篤
古學冥搜博覽於書靡不通究其志蓋不安於九近也
侍父官安慶父卒歸鄉里藩省大臣知正學者爭欲使
門下遂就承事浙藩事畢謁選天曹予見而諗之曰以
之才則明達而敏以君之學則博洽而邃固大用之資
何乃屈節於是哉正學曰君子非不欲仕又惡不由其
道得其道於崇庠何計焉承事雖微猶可假是而

大而不... 真過予要一言以別夫位尊而德薄者雖不與駁期... 自至何則非其所當得也惟德位相埒然後謂之宜今... 學德浮于位譬猶以合抱之木備榱桷之用見者必聘... 動容交口稱譽必求宜得之地以處君則高位厚祿之... 承可以逆知於他日矣予與正學相知惟素而義不容... 也遂序其出處之槩以致望焉行矣正學其尚懋慎之哉

贈李郎中陞秩序

都水郎中李君孟陽行在工部尚書友直公之子也尚書

洪武末任北平布政司叅政 太宗皇帝舉兵靖內難留尚書守城及登大寶權

亞卿深被 寵眷遷至大司空正統戊午卒于位

皇上悼惜錄其功遣官祭葬賜一子官授孟陽工部虞

主事益特 恩也孟陽姿貌碩偉器識宏達雖所職在

林川澤之事而 朝廷以其長於規畫凡將作之經營

治悉以委之以故三殿之告成百司庶府之翼正城墉

完固據忠效謀寔與有勞焉比滿九載適都水郎中缺

中外廷臣咸以為匪孟陽莫勝斯任奏名于 朝

詔踐今職縉紳君子榮其績之成而位之進也需言

惟 上天眷佑我 國家不惟挺生奇才以匡翊景

前必為生賢子孫以承緒於後所謂世之不顯

曰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命呂穆公必曰無曰子小子
是似未嘗不以世德勉之今尚書舊為大司空而孟陽
陟冬官正郎則續之似之固朝廷所望於孟陽者也
揚為政既焯有成績由是益加祇慎夙夜盡心以圖報
仰不負於天子爾不泰於前人則名位之進也未已
職之承時不有見於他日哉庸書此以為之賀

贈國子監司馬先生序

先生河東人也興武中厥祖以閭右起實京師占籍應
之江寧故先生入京庠為博士弟子性資警敏清洒不
著書過目若不經意輒記不忘著為文辭說理詳盡而

宏暢不尚奇詭博士甚禮敬之而同儕皆遜弗逮也子少
先生十有二歲時亦在弟子列書舍與先生為隣誦聲琅
琅日相聞予方治毛氏詩思義弗得多就先生問焉先生
和厚從容剖析必盡底裏不少靳嘗袖所為文質之先生
訕曰此非稚作也汝能是乎益與之也不數載先生頌
貢上春官登貳榜第得分教河間東光自是化離而鄙
萌於予心者多矣先生教有方法因人材質高下而導
之故小大皆有所就而足以為國家用垂滿以憂去
起復調永平其為教不異東光時也茲以盈秩來

明人書課履績最等陞國子監學錄而予亦

皆天下已成之材所萃止也非厚德不厚學之
表率之哉先生始為一邑師而教有成繼為一郡師
益振則厚德碩學固已馳譽於時矣今而為太學師也
不宜哉特見表率於上而諸生効法於下其爭相磨礪
不彬彬為盛乎同庠仕於朝者榮之屬言為賀予必申
夙昔之好者以見先生善教之有素也先生名純字惟
姓歐氏云

贈仁和甫教諭赴官序

大年聶先生臨川故家子也軀幹魁梧學有源委材器
爽不羈以儒紳奮鬻分教杭之仁和迎母就養先生傳
講道之餘歸率子弟奉卮進羞為母壽母心樂焉諭先

曰汝父之沒也汝猶在腹及汝之生也聶氏墜緒不絕如
髮不圖今日享汝祿養而孫枝滿前死無憾矣後果沒於
學舍 朝廷嘉其貞節下 詔旌表先生解官歸葬制
改教常郡通閱九載績滿來朝擢授仁和教諭予初不
先生湖海之士持先生詞翰至京師者予每見之鏘然
鈞之鳴軒然鸞鳳之翥未嘗不誦而愛之所以未得晉
為歎侍御成君敬之常郡人也茲主於予家先生需次
曹時或過之因得叙數年相聞之好以償其歉予亦聞
其館視卷軸之積几上者森如束筍又以見人之有求
先生者不獨在外為然也夫朝之公卿鉅人知先生

其抱負乃以限於資格不皆加之意至有
又力不能為也於先生之去能無介然乎雖然仁和者
生孝奉貞母之地也先生躬行以表率之諸生感化靡
不惇行孝行則其為教有不徒事呻吟佔畢而已今復往
向之及門猶有存者匪惟樂其業之卒成而後進之士得
先生而後進之得不同歸於道乎於是雖可為先生
惜實足為先生慶也矧先生之德譽章章若是文學之
任豈足以久稽之邪竊謂凡寓京師者屬言為贈
故不容以默也

續續論

宣聖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而無其位既道不行

當時也迺載之於書以詔來世由是人極以立綱常以正
凡厥有生得並立兩間而不淪於禽獸之域所謂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聖
人有功於天下後世若是其遺德餘休得不愈遠而愈
乎故天地不壞聖賢與之同流而不壞人類不息聖賢
之同存而不絕諸孔君唯伯之所譜益可徵矣唯伯則
號若菴素士宣聖五十七世孫也系本東魯自四十二
校書郎檜後唐同光間避難航海始家溫之平陽實為
孔之祖五十五世克愚隨父文學翁任為西湖書院
因徙家於杭寔若菴之曾祖也故若菴今為杭之

後之命重加校錄始於校書而終於五十九世
派別昭穆秩然學士大夫從而見之者莫不仰聖澤之
長歎後賢之傑出咸著為歌詠以美之若菴彙為一卷
曰續譜翰選一日手是卷造予謂曰諾闕里之裔孫也
學京師頃得會大宗衍聖公彥縉於城東明照里第惠以
太祖高皇帝戒諭石刻本及魯司寇像手植槍銘金絲堂
記各一通屬諾來拜林廟諾不敏將有事焉欲携是以為
合族之華頌一言弁其端惟能言而已哉其致人之稱頌也宜
流窮源修明世系豈特能言而已哉其致人之稱頌也宜
矣然詩有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若菴誠唯世德是
保有家聲而少墜則克肖象賢信不媿宣聖之子孫矣

菴尚念之哉是為序

贈武學教諭葛君致仕序

京衛武學教諭葛君維鎮以年踰六十請老于

朝詔許之將歸四明之慈溪予同年王君用節與君有
友之契爰屬予言以贈昔孔幾年七十三上書去官韓退
之謂曰君尚壯奚去之果幾曰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
不能進退即官唯相之為二宜去退之歎其賢奏疏乞
以謂幾守節清苦議論正平筋力未衰不宜苟順其求
留自助也夫以幾年當致事又處重難此其去誠宜也
退之尚亟留之今葛君之年甫逾六望七不若

遂所願哉雖然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士之節也老馬為
不顧其後詩人於是而興刺焉葛君於永樂丁酉舉明經
于鄉登宣德丁未春選分教閩之晉江秩滿而遷京衛身
任師道二十餘禩文武之士材成而德立者中外相望其
善之及人也廣矣故倦羽必思故枝潛鱗必樂深淵道既
行於當時名圖全於晚節若霽斯行若潦斯止亦其宜也
是以不待年至而辭榮以歸則其身雖退而德實進矣由
是而觀葛君之去豈為無所負乎君之歸角巾藜杖逍遙
徜徉指童子釣游之迹尋海鄉鷗鷺之盟邦之人必相顧
歎慕以為香山之老洛社之英世界復有斯人也不亦

乎用節喜曰吾子之言可謂得其心矣蓋為我書之遂
如右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八

序

贈湖廣道監察御史沈君序

沈君廷器予同岸友也登正統戊辰進士第觀政刑部
年以材選拜湖廣道監察御史或謂予曰廷器擢臺
之雄峻清要者也衆人以為華廷器不色喜若慮夫任
責大之為難稱焉予曰否廷器學贍才充端厚勤敏其
刑曹不數月而疑獄健訟咸能斷決郵罰麗事與老
者齒茲居六察正其宜也又何稱之難其必心存敬
者于色也夫器之受物也小者易盈而淺者易涸

朝廷假我以重柄者固將望我匡濟於治化也是以臨
而敬慎存焉由是器度宏深惟思致力於內而不知有
於外也功名事業得不茂建於天下乎然廷器之存其
慎也何若亦唯中正是持而已蓋觀臺端之栢乎孤根特
立挺拔直上故能貫四時凌霜雪萬與女蘿非得附麗固
不能以自立也善乎周書有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苟不惟理是循而喜怒予奪
附麗以行其私必至於作威以削是蒿蘿之類也故必介
然持其中工蹇蹇諤諤無所依倚而不異於栢則節操之
貞風采之振人心之懾服從可知矣敬慎之存其在是

予以廷器實棟梁之具也故仲之以臺栢之說廷器其
予言為然乎否耶

赤嶺雲松圖詩序

襄陽均州學正鄭師禹先生篤信誠孝人也滿秩來京
手一圖示予且曰夏世家莆田里之澄塘去澄塘二十
許至安樂里柯山西南有嶺焉曰赤嶺先大父諱天麟
億十八之葬地也以世父諱元行兆二世母李祔焉而
母陳別葬穀城山之燕尾峯夏與堂兄蕃失怙皆幼比
蕃登宣德庚戌春官貳榜第司教澗之慶元改青之
夏之繼武則於正統己未沿牒湖襄官

恒命子姪之家食者攝之然如在之誠終莫能致欲
一歸用展孝忱而蛇豕橫道又莫能達則此心歎歎殊
已也茲又當外補因繪赤嶺雲松為圖隨寓展觀雖弗
躬掃墓田庶其雲松常接乎目而得以少慰其心也先生
與夏有同年之雅其尚昇一言以道夏之志也乎哉余聞
孝子於親之歿睹其詩書怙棧不能舉之飲之者以其手
澤口澤之存故也夫以餘澤之存且不忍忘况其體魄所
藏之地而忍忘之乎是以古者去其國則哭于墓而後
行蓋哀丘壠之無主必有返國之期也先生曩季子姓
祖考遺德皆以文學起家聯輝競爽有光先烈誠士林

罕得然而丘壠之遠欲主守而未得圖返國而未能也
非先生狀其景物常存於心目之間抑何由而寓其思
予知其每一披視則崇封峩峩儼乎其若堂也宰木森
鬱乎其林立也蘋蘩椒荔肅乎登兆域而陳薦奠也則
身雖去國而精神血氣固已默相感通於赤嶺之下矣
非善致其孝者乎先儒有曰不忘先筮孝之大者也先生
以之予既道其志復系以詩使時歌之以泄其思詩曰
白雲兮英英蒼松兮亭亭兮終瀰漫兮散復凝寒蔽野兮
瑩先筮兮何所柯山西南兮赤嶺之下競懷祿兮

明為子心獨告念遺體兮親文親何在兮

皇風大振兮沆氣清遠歸展兮明日

贈黎先生赴西安教諭序

大壘黎先生臨川故家子少孤篤志務學不懈比長授
於翰林吉士傅太常先生之門學益端遂宣德初來遊
京即以能文鳴今冢宰南齋魏先生時為太常卿名德
儒學者師尊之見先生所著輒加稱賞先生因拜門下
正所業南齋深器待之予時為郡庠生甫冠銳志于學
生不鄙忘年而與予友每聆其論議疊疊令人灑如也
時從之遊者屢集于戶雖武弁之士亦執弟子禮聲聞
然居數歲乃絕江而北去游淮陽淮陽之士執經而受

者視南京為益盛也無幾又絕淮而北去遊都城都城
士執經而受業者視淮陽又益盛也正統己未予偕計
春官始與先生會于京邸方賴其資予所未至而先生
知己之薦徑赴池陽文學矣今年先生績滿來朝蓋相
十載而復會嘗得其雅齋集觀之大篇春容短章峻潔
乎江河注而波濤之衝激也肅乎堂廡立而廡隅之整
也其氣盛其才充故其辭日昌固可追古作者而無愧
予學殖荒落徒勉然以應四方知己之求雖欲刊謝
一歸大雅而力不能也於先生得無健羨乎夫以先生

學之有本授受之有自萍寓兩京尚能致此

任分教之職其為盛也當何如哉宜
士出登科第而最績書于天曹也茲膺明陟得衛之西
教諭西安之士沐先生之教彬彬成詭將不異於池陽
又可知焉嗟夫今之為師者率患教之難施才之難成
徃以課殿被黜然於先生則惟見其易其賢過人不亦
乎茲將赴官雖久欲相資而不可留也故予贈之以言然
必道夫夙昔之好者以明先生善教之實為予所素知
是為序

贈應天通判簡君赴官序

予嘗慕古之為人牧者不徒績著於當時而名譽之美
能流聞於千百世而不泯果何道以致是哉迹其行事

務孳孳愛民不矯亢以為廉不苛刻以為能而循良之
為可尚已以矯亢為廉則斲屋釜魚非不能釣名矣而
惠不及於民徒廉也然一錢之選百紙之受者何害其
廉以苛刻為能則蒼鷹猛虎非不能集事矣而遺愛不
於民徒能也然蒲鞭示辱征科拙者何害其為能詩
豈第君子民之父母蓋必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則
愛民如子而民愛之為父母矣績惡得而不著名惡得
不遠乎以今而求循良之牧若蘭君景清固其人也君
蜀成都之簡邑人自太學釋褐通守湖廣之常德以其
有起復改南京應天聞君之在常德未及年而

而集事者耶及君辱臨敝郡始獲瞻拜下風挹其德
端重而不浮觀其矩度則春容而不迫聆其言議則又
厚而不伐也然後知君為宣弟君子而非矯亢為廉苛
為能者比也感召之速宜矣哉且應天京郡也其民萃
方之人事繁且劇初通守之缺也所司馳傳以請

皇上命吏部慎簡賢者授之吏部即以君應 詔是則銜
衡之知君又已久矣夫以外郡而選內郡地不同也而民
固同自遠戶而視近厚民不同也而心固同君茲往也
孳之愛循良之政必以治常德者以治應天則應天之民
懷其德士頌其美者寧獨異於常德乎然則君聲績之
茂在此行矣予也喜劉寵杜暹劉寬陽城其人之為吾
也故樂序以為贈而深致吾民之慶焉

治亭登高詩序

九日登高殿有故事而南京詩社諸君子每歲九月九日
携酒榘登城南之雨花臺更番作主以為樂惟正統己巳
以 朝廷有事不果登今年八月十六日恭聞

太上皇帝鑾輿還復臣民罔不忻忻於是大司空周公
子仁俊作主折簡速賓欲尋舊盟適值陰雨以雨花臺
淖不可往改登治亭蓋治亭在城內朝天宮通明殿
城山上近且易陟故也至九日伏遇

聖化維新理宜胥慶今日游樂云胡不可

道錄至靈胡公文珪所是日所速之賓二十有八人至
則尚寶宋士皋黃門劉有融翰檢王之深進士陶元素
使彭大用士人徐時用江文初賀存誠蔣主忠嚴克企
廷桓張志確金彥端李啓明葉廷玉吳宗啓方元服以及
道錄玄義李明善萬宗賢時天已開霽諸君褰衣登山拾
級而上亭左右草木象密後有竹林森茂於樹罅間俯視
居民萬屋鱗次石城壁立縈迴勢若飛鳳西瞰長江若匹
練在地東望鍾山又若蒼龍起伏黃金殿閣隱映紫翠中
佳氣鬱勃皆接於几席之上諸賓列坐亭中僅而可容仁
俊持觥捧觴以享賓酒數行而止請自亭而降仍至胡

所則已張筵以俟復以次序坐笑語歡洽酒行無筭或
今逢菊節乃無黃花可對非負美景乎胡公亟取一盆置
堂中諸賓益喜更迭傳令舉觴不如令者浮以太白藹
斯文之樂也酒半仁俊起曰勝會不常豈容無述盍舉
人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
徧挿茱萸少一人一絕分韻賦詩以紀一時之勝可乎
賓曰諾皆即席賦成而韻獨不及予意欲予為首叙也
將夕諸賓皆霑醉散去其不至者仁俊亦遣人投韻索
翌日詩皆就仁俊積為一帙示予予讀之則曰先正有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在位者類皆能言之士而韋布丘園者亦足以鳴

國家之盛焉於是而知岩穴之間有遺材者多矣惜子
綿弱不能以汲引之也姑因序其什而深致意焉且予
乏詞林者久茲得請歸省幸獲從諸君子之後明歲北
此會不可復得是用紀其勝而不辭

南京禮部尚書王公輓詩序

太宗文皇帝龍飛改元之初首 賜進士曾榮等四百人
及第出身有差復簡拔秀異之材二十有八人入翰林
庶吉士蓋所以上應乎二十八宿也今南京禮部尚書
川王公寔與焉 賜閱中樞書日 勅大官具食夜給

火費 萬機之暇

上每躬課其業嘉待優逾倍萬恒品所以儲養造就為
日密勿贊襄之具也公長身美髯昂然朋行中

上獨異之已而擢翰林修撰陞侍講進學士職

上累北征沙漠公必從行逮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尤見寵遇陞公禮部侍郎入內閣參預機

正統間修 國史為總裁開 經筵為講官彌綸啓沃

績維懋 國家以南京為根本重地鎮靜碩畫必賴

老成之人於是命公南來公至是甫及二載而

詩歌行道聞之莫不掩泣公諸子乃錄其可知者得者
首聯為一帙而命予序之嗟夫 國家以公為 四朝

臣實維

文廟培植以遺後者故都邑之重惟公是託所以

宸衷無南顧之憂者有公在也今公已矣 國失所倚而

人失所望則九有知者孰不泫然哀之乎哀不能已而
著於言于以見非一人之私情乃天下之公義也故為
于篇以備史氏采錄之一端云

贈天文生萬英序

雲夢萬君英字世才通曆數星官之學今年秋當道

名于朝

上命禮部欽天監試之術果精習獲補本監天文生交

者咸榮之徵言以贈惟星曆之學尚矣以曆數言則自

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黃帝

日推策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

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

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而後世本之然以

人之智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

驗推測無有不盡其立法倚數固宜歷萬世而不忒

之精久其應報差自堯舜三代及漢唐宋

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無差而能因其差而是正此所以屢變也以星官言則自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及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則命羲和出納日月考中星以定四時舜則在璣衡以齊七政夏則昆吾商則巫咸周則史佚諸侯之史則魯有梓謹鄭有裨竈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謹圖驗其巫咸甘石三家後代宗之而相傳至今者也肆惟

聖朝祗若天道治曆有法而無所差忒觀天有器而無不昭合所以前民用而授人時占吉凶而審災祥者亦已備矣自非性識明達深究古學豈能極占步之妙哉英敏其術既已精習而無忝所薦則推氣數以驗天常觀天以察時變必能舉其職業矣職業能舉祿位由是而進英聲茂實能不着聞於觀臺之間也哉英益勉之庸書俟

贈陳編修歸墓詩序

景泰紀元之春予與黃門司馬先生自朝鮮使還至查聞編修陳先生奉

命來祀北鎮祀畢詣蓋牟啓父櫬迎母歸蓋尊甫始宣德間謫戍於是以歿而母因寓焉故也予乃偕黃

既逾年先生書滿考稱天曹奏

賜勅命當贈父如子官毋封孺人先生曰是可以言歸

疏其情以

聞詔許之昇櫬及母發舟而南同寅諸君子咸著為歌以詠別謂子宜序子不敏何敢僭於斯竊聞守魯之猶也乘韋先而吳鼎後是以不辭嘗觀世之故家令族不幸而遭遷謫者多矣往往星馳水逝一去而不返其能故國之復者幾何人哉先生當門祚中衰之秋父母昆弟越海東而先生歸然若魯靈光獨存京師蚤莫泮礪肆力問學大有所就竟以明經領薦策名進士為第一甲第二人

拜官翰林入侍

經幄卒致父櫬返于祖塋母氏歸于

廬龍車寵錫光賁存歿故國既去而復歸門祚既衰

復振骨肉既離而復合非由先生之克子能若是乎先生

之歸也襄厥大事敬恭桑梓孝親之念可以無憾矣然

上之賜也肆惟

皇上富於春秋懋隆聖學而先生為

經筵講官以啓

為任固不宜以久去也故曰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

辭王事尚式遄其歸以副同寅諸君子屬望之意可

是為序

賀曰溫孫先生壽七十序

曰良先生與公同謫官居南公遇物豪暢器度私厚
慕之蓋都憲竹軒次子也謙在京庠時獲執弟子禮
教授曰讓先生講下先生善於啓迪深承獎厲謬領鄉
以出謙心德之蓋先生竹軒之季子也謙在翰林時獲
侍讀曰恭先生聯官先生先達老成廉介方古謙心敬之
蓋侍讀竹軒之中子也三君子材德聞望中外相埒餘
人雖不識晚畹蘭崖柱之華珠聯璧合之美當不異也矧曰
儉先生仕不出鄉又早世曰温先生初不仕謙不之識也
固宜使曰温先生亦出而用世材德聞望詎後三君子
先生有子約以禮經登鄉選升諸太學循例南歸者侍

親時教授先生主客禮部謂兄今年七十九月十日其
度也乃篤愛兄之誼屬筆於謙俾叙寓歸為兄壽謙聞
温先生性孝友好施子重然諾長身脩髯言默可則嘗
世降俗媮乃合邑之好禮者三十餘每旬為叙倫會崇
任真去奢革偽為遠近所稱道是知先生雖不一試以
潤生民而德之薰沐於鄉邦者亦已深矣然則先生矜
壽者乃天因其材而厚之者也譬則蒼松翠栢有棟梁
資隱於窮林遂谷不為匠石所採錄俾得以歷寒暑全
年固其理也先生之壽豈異是也哉越是以往由堯
陰期願有不可以限量之矣謙愧無文承命不

貞節堂詩者乃縉紳大夫為王君允母孺人劉氏而作
孺人年及笄歸王君雲年二十有六而寡生二子允方五
歲信方三歲上無舅姑下無童僕憫憫予立飲蓼茹荼
守其志躬勤紡績以撫諸孤九年七歲即授以經遣入郡
庠為博士弟子員常簪珥市典籍以資其學視其勤惰時
加獎勵故允業成名立登正統乙丑進士第拜福建道
察御史今孺人青躋七袞康寧無恙此貞節之堂所由以
立而縉紳大夫之詞所由以作也予聞之易曰貞者事之
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夫人之遇事所以顛墮不立而
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知事之為正堅固確守無所移

是之謂貞君子處事莫不當然而况婦人從夫之義者
在恒之六五有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傳曰婦人貞吉從
而終也夫終守從一其德恒矣此所以為貞也孺人以
年娶居甘心窮約教育二子自鬢髮以至種種守其從
之義近五十年志操堅確凜然如秋霜烈日其德之有
如此謂之貞節不亦宜乎彼有徒慮餓死自失其身以
於禽獸之域者聞孺人之風媿死無地矣昔衛之共姜
義嘗作栢舟之詩以明其志當是時陰教行于閨門先
之澤未泯夫子取之所以為世勸也諸君子詠歌孺人
節大為短章極相推美使觀風者采之以附百

門若以孺人之節上聞予知桂門之典不旋踵而及之
矧御史君身躋顯躬致祿養塞諤之操著于臺端

朝廷乃推所自將必錫之宸章寵以命服以為孺人榮又
以見天佑善人其理不爽死者有知寧不含笑於地下乎
嗚呼御史君之名由孺人之教而有成孺人之節由御史
君之孝而益著是皆可書以為世之為母為子者勸也用
是述于篇端

贈御醫孫先生醫効序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之壻錦衣衛千戶朱驥患傷寒疾既
愈而復作勢日向劇賴希賢孫先生治之而愈驥感其

已且念其術之良也徵予言以彰之予聞昔漢張仲景
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
所傷最為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為脉經叙
陽內外辯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
臟六府之病尤為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
之學醫者莫不本之近世以醫鳴者曰劉守真張子和
潔古李明之輩號稱醫道中興守真子和攻伐邪氣多
宣洩之法潔古明之護養元氣多加補益之功蓋皆明
氣運之變而通於陰陽之化者矣今之言醫者莫不宗

異乎世之泥古守常者矣是以先生之醫著聞京師凡疾者必往求治屢集戶外至不能容而先生應之亦未以貴富賤貧而有所擇也夫疾既愈而復作他人治之不以為難也在先生則易易焉其術之良豈不於是而可信乎惜予言不足以彰先生之美而蓋驥感德之情也先生浙之仁和人世業醫永樂初侍父居太醫院今為御醫其學得於家傳尤多云

贈河間太守王君赴官序

京衛武學教授銅梁王君用節用薦擢河間府知府或言於予者曰河間大郡也密邇京師頃者胡虜犯順震

畿甸河間之民倉卒駭散輕去城邑賴天兵掃除遠寧北其民稍稍引歸喘息未定心迹未寧王君茲往不亦於理乎予曰不然駭散者非其民之罪也守土者之過也使守土者能捍禦以為之保障則民有所倚而不懼矣乃奉身先逸民有不從之者乎惟其如是故朝議以為障其民惟王君為能故共薦之而上君者由進士起家刑部王事以事解官大臣交章論薦復起而任教職學之正足以啓迪乎後人材識之優足以建立乎事業人命出守雖當作散復歸之餘從而推誠布公宣德振

修內政興治補弊思慮預防以禦外侮民有所

乎吾見其易而未見其為難也昔漢朝歌盜賊充斥
舉虞詡為之長故舊吊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
利器及到官設法擒戮境內獲平後遷武都破敗羗衆
還流亡假貸貧民開通水運家給人足一郡以安故艱
之際正志士立功之秋而謂王君難之乎子徐待之莫
偉績不久振聞於都下矣或者無以對未幾用節啓行
同年仕於朝者咸出祖以餞之予亦在列因舉與或人言
者為監察御史張君孟弼告孟弼請遂述之以贈用節於
是乎書

贈蘇郡太守汪君序

大江之東郡之大者以姑蘇為稱首戶口之版土田之
視他郡奚啻倍蓰故生殖富而愬訟繁其財賦之上供于
京者以億萬計然欲使其民禮教興行姦宄屏息遂俯
之願無征科之擾非有弘傑之材為之守煦之以仁制
以義繩之以禮約之以法而由之以誠未見其政善民
而悅服於心也故允為守於是者恒遴選其人焉比者
守以缺聞

皇上博簡羣材而得地官正郎汪君清夫遂以授之清
為隴右義武王世顯之後自金入元代有顯人與子嗣
已未進士第居地官之署十有四年矣材有狀焉

京城躬探甲冑不避艱險尋命入陝選領鄉兵入後
定還朝或邊糧之當積或餽道之當理必命清夫往治
歲稱厥任其材之弘偉著于朝端久矣今俾出守一郡人
多為之惜予則以為宜也何則蓋清夫先君子宗賢嘗
守淞郡有能名清夫是侍左右淞與蘇地若齊魯然土風
民俗固所素諳者也以弘偉之材而居素諳之地仁義之
施禮法之布一出於誠而無偽政有不善民有不安予不
信也矧近之為蘇守者前有况公後有朱公况之治也以
剛果朱之治也以簡靜而皆臻于理清夫茲徃將為况之
剛果歟抑為朱之簡靜歟昔趙廣漢守潁川以威名聞
延壽繼之以禮讓化及黃霸代之務以篤厚因其迹而大
治今之蘇殆不異古之潁川而君繼二公之後將不異於
霸也乎夫他日政理有成聲績兼茂其致壘書褒美入於
廟廊又豈異於霸乎尚慎旃哉凡同年而升者燕餞其行
謂予載筆于朝屬序以贈